大題三萬選

滕文上

本性善以為各國大賢為備君言耳夫人性皆善全其性則知疾
友盛能為善國無小世子又何疑乎世子之見齊王之言盛天下
揚雄之言行見聞之道息而人之性盡見矣性而疾不可為矣
欲聽其所見時其性孟子見齊王之君中夫能疾而不可治也幸
遇一天世未滿之勝世子而一發之日者孟子在宋勝之文公備
為世子之變之復遇而見之見之者何欲使勝為善國也欲孟子
反以樂石而去其虛也孟子以為勝雖五十里路其去而未至不
可為也思發其病以遂之因與之道性善言稱堯舜夫性善之言堯
舜損傳之道即叔孫通之國也世子平日馳馬試劍習聞游說
戰攻之說謂堯舜伐三苗者有之一旦聞孟子言心性評
說動以為千何人何人而可企而及之乎疑堯舜之不可為將
事疑夫性善之說執其說而不釋其疑除雖除也反而復見孟
子將何以治之孟子仍治以性善之說也蓋見說也古人實言
之矣當時成聞為善公言之相測言之公明儀述周公之言而
亦言之果其修德有為能聞得師堯舜且不必學何況乎文王周
公乎道也何道也性善之說也即堯舜傳孔文王周公以至孟子
者也孟子今以道傳師世子世子有意於善聞孟子三年之久去齊
育之而保性善以培元氣法堯舜以固本根良藥苦口振有學乎
國無小善可為五十里之勝可比諸唐姚之壤有勝之好豈第如
萬之七十里文之百里而可以王乎此孟子之所不敢望於列國
之君而望於文公之為世子時也異日為國之則文公備不忘在
宋之言與相乎其端者之來益其虛而致使孟子之不終於治也
甚定翹首性善二語不脫離不二語世子全題不又不漏
師師生動得陳萬人以我觀題之法　鏡彥表明為編洲奉帝
鑒稱屬花茂才長子天資穎敏羈世遊庠父見方以遠到期之
旋以中酒得咯血疾卒弟少年補諸生亦卒遠文嘉使孫其同
硯友屋小東茂才見貽為編洲而存之

兩記世子之見非稱世之見士者矣夫世子之見遠宋亦曰聞孟
子之名而願見耳反而復見則疑孟子之言深矣夫世子之見
且戰國諸公子皆號稱之流有枉車騎而過之者皆好賢之風
猶於時勢夫亦習化使然以及為最難即其言為天下所具聞
具行為天下所驚見與及隨者若夫孟德之法先王聞其之或
衰是不前矣況驚其言而心易聞往哉其勝世子為其奔命之
楚也邪封之結契於斯社稷之關係於斯為世子者是言風氣猶
恐後也即孟子之名籍籍天下世子願見之日久則或者至楚之
後乃疑乎反於而見之未統也而世子曰否否而山之仰不可緩
也飢渴之情不可待也得一賢聲於事一強安能解於待反楚之
日幾於見無乎遠宋遠孟子之應而見乎嗟世子可不謂賢哉雖
然未也夫王侯貴人之與賢者也住住始合而終離其合也以其
名之不其離也以其道之真當日孟子之名雖敵於世子之耳則
安知不以孟子為刑名法術之士可以當國器兵也而見之安知
不以孟子為刑名法術之士可以合縱連橫也而見之安知不以
孟子為以天吏師之學可以決勝於樽俎以孟子為俠客之流可
以刼為衆之書反三北之地而雪累世之仇也而見之是則世子
之與孟子合者此一見也孟子而稍貶抑其說庶幾乘而從我乎
若夫性善之論管之善子之流而遠背者安在管仲之子可與言
也況舜之道陳之管仲之迂而不遇者豈區區勝國之公子可相
與也況乎章舉下舉之中其修尼甲天下儀秦衍代之流日驚其
游說時世子所未聞一旦見其豐其山川則其宮室之壯麗與其
士大夫能其快心而進之與孟子孰多吾為知不悔其始之折節
以見也乃無何而來之鄭有遠賦結翻而至者公曰見向之見三
子者其欲聽勝來之好鄭不能何往返復也而間其所之則代
見孟子嗜其胡為乎來哉陳之齊梁之間而不還者豈其見遠於
世子也質之吾子之流而遠背者豈其不遠於世子也明知孟子
非名法縱橫之士也而猶欲見之明知孟子非故天吏賴俠客之
傳也而復欲見之嘗世子不試賢矣哉

世子有入聖之資夫賢特引而進之焉夫以世子之忠於見賢可
知其性之善矣如是則堯舜可為孟子所為引而進之乎當戰國
有孟子國以堯舜之道望其君者也日者當齊王言之無如其
溺於功利之術不復知有仁義之性蓋特在戰國習俗信人雖以
是用為善之資總不免何意日者乃得之於勝世子世子者誰
勝文公也既曰文公何以復然以世子以其在宋公命之死聞孟
子任宋特任道而來過斯其意於見賢之心即可見其本性之未
滅也顧吾國之有風矣告孟子者曰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
曰我將之道考弟而已可知人之性本善而所以保其善者先在
小子初未自性學不明昌俗國人賢者不知者勝文公之為世子
者不知其乎明當而早聞教之者何如而既知失見孟子固
其得於天稟歸即亦無於賢者未深也孟子能為以性善之道
引而進之哉獨見道必以性善為宗性善先以堯舜為學術之
淵也言為我者有人言乘者有人言執中者又有人乘說日治
雖聖賢設形盡世之功反直而弗論其流弊伊胡底乎孟子惟以
性善為之宗傳知生民自有衆無不必合於初而衆後起也無學
訊期近始不必忘國有而孟本無也緩山巷擬充功力非無是驚
要徹求此性之無失以充復人生而能之初而固已無餘事矣
故片言衆駭心以性善說其全治術之單也言刑名者幾日言法
術者幾日言縱橫者又幾日每下愈況聚帝王修之治人之道反
深谷則聞其貽害不支其平孟子惟以堯舜為之歸傳知時能於
變之外不外乎明峻德也漢帝堂奉之又不外乎明峻德也漢帝堂奉之又不外乎明峻德也漢帝堂奉之又

滕文公為世子　一節

華新編　馬光瀾

儲君有好賢之誠其越國而見可誌焉夫孟子需仕宋之時正世子將之楚之日過宋而見何好賢之誠乎書致孟子之居人國始於梁終於滕梁之業嗣君軍之故終惠王之世不言孟子去梁而事止於襄王之一見滕之交儲君啓之故終定公之世未聞孟子至滕而言始於文公之一見其人其時其地均足誌焉誌其人奈何為世子也自國子之教衰無德行道藝之助況文未嫻學問風馳馬試刑徒以技能自導為編安亂折節下士或且備員亦多故矣與親賢生斷疾食熊掌光商亟近奏來國興師長子致與尸之禍豈非親賢無識遂使貽父鄭封乎乃世子而見孟子豈然友為得師不聞導以訓辭畢戰為信臣抵足供其驅策執若我孟子居五百年來名世之任稱七十子後私淑之徒為足資樞楷耶見焉而與爭任居守之責有曹交願學之心青宮自得師矣故特書其人曰滕文公為世子誌其時奈何將之楚也自饗食之風熾有殺明青貢之虞況滕遠近制尸未能築城鑿池保無以質子受成為計何暇越國見賢或且刺殺亦多才矣當子為命者師能繹為王者佐近者王孫對客左史談訓典之不何難受命遥砥相與宏撫英傑乎乃將之楚而見孟子豈贊章華九韶之舉徒長雄風讀侯區情抵之惠侈談霸業不若我孟子當路馳騁安之功及門蓋恒士之藝為卑越流俗賜見焉而潢潢之流水依然鄒嶧之高山仰止簡書可無畏矣爰追書其特曰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誌其地奈何過宋也自農士之道微與遣廬請謁之端況滕地近鄒邑偏令遥駕言旋不難以假庭請見為盜何必遥道來游歟且宋滕亦多隙矣固畏而圖滕國為會而執滕君近者諸侯城鄰薛邦有受功之命何憑驅車言適相與藉身敵國乎乃過宋而見孟子豈兼金七十鎰未聞魏贈之餘後車數十乘雖邀上宮之館因念我孟子修身樂天辭之榮尚志備大人之事恨未奉頒色耶見焉而奉命者雖之楚游好賢者不謂宋遠南蠻其忽改矣遥並書其地曰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雲山經用始鮮明文到妙來無遺熟懸見丹成九轉爐火純青之候

滕文公為世子　一節

愛山書院　盧孫辰

越國見賢好賢之誠也夫自滕之楚何必過宋過而請見非世子好賢之誠哉且戰國時之所謂佳公子者亦惟致遊說縱橫之士自成羽翼已耳初何嘗致意竭誠克盡好賢之實哉乃若奉命而往方來之於行人而遥道而行偏下交於吾黨緩修好而急親賢其折節之誠不足見小子之有道耶不然滕一蕞爾小邦耳文一翻翻公子耳亦安見其留心於國是加意於英賢而知當今之世之有孟子哉自學校之教衰而胃子不聞講學故耆老已言之典久已無聞者矣況滕也近逼強鄰築城鑿池方將以質子請成為計初何暇近門拜傳修敬謝於青宮自井田之制廢而冢子或且師帥故撫軍監國之名有所不計者矣況文也未嘗學問馳馬試劍且徒以角逐武藝為雄亦安見假館求師副元良之美哉若是則文之為世子也宜安知當今之世之有孟子耶而奈何以將之楚聞耶是惟有獨為之事斯執玉來朝或可視為緩圖當其秣馬長征非不欲竭蹶以翹敬來寡君之簡命而臨岐瞻望若更有重於驅鄰者此何為者也亦惟有當先之處斯纏好息民不妨視為易然跡其賜車言遥亦甚願汲皇以赴義退大國之德音乃道左躊躇若更有急於事大者此何為者也夫世子知當今之世之有孟子也久矣不然滕之南與楚接壤之楚直聚是間耳何必迂而西南行且過宋哉蓋文公將之楚之日正孟子當在宋之時何所處者廣厦深居微章仰維殷殷莫駐遥麗之願耳茲之承事以出者得非天假之緣乎而掩衣敝式後焉雖君言不出宿越國而往保無有事命不孝之譏而與其厭微朝貢貢之求何如得輔世長民之助與型仁之或者以此時之晉接舒我君緯雖求濟之心則當斯假道雖陽亦備極抗禮分庭之雅也夫何所處者小邦鮮處而高賢長逝終難伸執贄之情耳茲之越境遥征者獨非適逢其會乎而壯駕敢憚頻焉雖人臣無外交乘間而行亦安見能自得師之美而與其畏強敵之威徒傍奉命何如來高賢之教得所遥儲王趾親臨直欲以此日之周旋極乎日朝夕相需之雅而厭後遥征雲雲或亦增折衝樽俎之光也夫然世子欲見所見而來者

滕文公為世子　一節

文鵠集　金吉陵

戰國而明世子之義自滕世子始也夫世子之義不明戰國之人君不知矣滕有賢君故稱文公之謚以要其終而正世子之名以原其始且天子之子太子諸侯之子世子其說非也太子即世子名異而實同推其皆有為人君之責則必觀其為人子之時戰國時儲君之職久廢而義遂不明於是七篇中大書特書為原始要終之論曰滕文公為世子中古稱謂之世君稱其臣公天下而已未嘗家天下傳賢而已未嘗傳子雖紙典典教胄所為直溫寬栗以陶冶其身心者經有明文矣及觀禮載世子一編夢帝錫論視膳問寢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服教論也八則有保出則有師警居處也且迂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美又有所謂抗世子法者語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孟為世子若斯之難也始不當不祈廢後稍沒夷衆微矣時至春秋風教固殊人心日壞王儲且難定剛列侯之嗣哉往往公子出奔亡人夷國強鄰假義以稱兵新君援大而即位他若多內變而不立太子又其甚焉者二百四十二年間亂賊之禍蓋兆於此許世子止之弒君晉世子申生之自殺謹其微也會王世子首止書地蓋以諸侯之盟尊周統也子同土丁卯書日舉以太子之禮正書嗣也孔子慨然筆削明大義於春秋孔子沒戰國起萬乘之國七禮魏中山諸君興兵構怨策士縱橫忘蓋業之安堅見人之守當此之時嘗有孟嘗趙有平原荆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固細嗣濁世之佳公子乎若夫梁惠王之子居移氣養移體亦其習染然也嗟乎戰國時之世子概可知矣而滕文公何以稱焉文謚也易為謚文美詞也勤學好問曰文義取諸此與公子許也滕久稱為子易為公公亦君也猶有叔繡之遺風與夫以義爾滕處戰國之勢而獨留心於井田學校間文公之所以為文也若子謂其自為世子時基之矣所以七雄爭長早自懼諸姬之國盡屬漢儒而七篇輯成不嘗例二典之書並傳泰誓故曰戰國而明世子之義自滕世子始也

卓識雄文次樣千古

滕文公為世子

黃到筆隱備況嘗高等之美

不將聞所聞而去耶

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安定書院 楊福臻

綏修好而為親皆天使之也夫孟子在戰國遇鄒魯之楚之世子將過宋而見焉非天實為之與且戰國之孟子與春秋之孔子其志同其遇亦同顧孔子思魯未聞思道者命駕而來孟子歷說乃有請業者紆道而至何歟春秋無特見孔子者天下弟矣其治戰國無特見孟子者天下將失其心天於是多方以作之合記者因題勝文公為世子而備書之曰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夫世子出使之日正孟子在宋之年孟子抱幼學壯行之志不得見諸施行而揚聲吉于之後復偶為章受為我把柳拓樓之說以感天下而仁義益窮矣故道所至摩以為非即有一二心知其賢亦將視為難行不顧受教幾無復遇遠而請見者況勝為居國楚實偏馬墓室返轅家直見因何有於勝世子奉使南轅惟是孤性玉帛命走大國之郊以無重敵之罪足矣焉有將漢水方城之險而先來雖隨龍上之邦哉雖然此人事非天心也天之於聖賢也不必顯其事功未嘗不欲傳其學術故於齊不遇於梁不合若屢挫其舍或其誰之心而偏使修好睦鄰者綏靖聘而先親其敵天之於斯民也不驟予以治安而常思其治於倉猝故側隱英雄反覆英雄已明示以未欲平治之意而猶使遇都越國者訪仇宋而遂歸其交夫夫非公事不越境儲君當無不然乃偏處強藩不敢憚遠涉之跋涉而望殷殷以戾止以是知天請其衆也禮經有來學無往教大賢史無不然乃執贄於慕更急於王事之馳驅而奉贄幣以求師非謂非天假之便地於是為孟子幸矣王猶見用遑遑吾行自行來修未嘗無識蓋自有此見而大義炳若日星矣則其身可以不用且為天下幸矣漢陽諸姬雖食幾盡天之所厭其誰能興然自有此見而人心存此負命矣則其國可以不亡不然天之厄孟子者至矣何獨於在宋時有世子之見耶天蓋思仁義之充塞而欲使天下識其性也故孔子之不遇接輿丈人皆辭之孟子

大處落筆識議俱超

將之楚過宋

文海集 來宗敏

儲君不急於事大可見觀其所過矣夫受命之楚本與宋無涉也乃本至楚而特書過宋殆有不虛此一過者哉且戰國時小役大役戰國時為士者類多屈己以見諸侯故有朝叩門而夕請謁欲向荊南而風駕而駟車而至見從鹿上以俟驗道國非迂也而情實孔迫矣則如勝文公為世子時可謂真矣世子生長青宮宜親師傅親義爾勝南鄙楚縣岡陳於而過宋役其鋒即將惟強可以庇民者是從不得不遣嗣子以會時事彼鄙世子亟如昔比諸魯大夫矣勝亦猶是耳而於是世子有之楚之役今夫楚自剃髮始封復都郢又徙都其地由漢陽漸拓至泗上故春秋時之勝距楚遠戰國時之勝距楚近今也受命之楚將望衡陽涉雪夢朝清漢水之舟夕攬方城之轡告諸狀事於以為陳玉帛毋行密以重敵己罪斯已耳矣這他有所顧哉然則之楚則竟曰之楚而曰將之楚者何也則以事在楚意不在楚也蓋勝與楚鄙史與宋密邇或以世子過宋為迂道不知楚在勝南宋在勝而叔繡之封尺尺唯陽而漕南故塊管遠道於三湘七澤間昔楚使申舟將衛曰無假道於宋勝近齊知自楚之齊之必取道於宋即知自勝之楚之亦必取道於宋既以關津廉使驛傳遣更而自勝之楚不過宋非別無可通之報過宋亦不必改己駕之轍必謂迂而西南行至三百五十里之遙安有受命出使不由孔道而乃越境遲延屢經信宿乎此其說非也雖然以過宋為非迂道則過何必書且律以無外交之義雖過如勿過則又不必書而故獨書過宋意者宋侍地主之儀如書君如楚過鄭鄭廷勞黃在衛君如楚過鄭鄭廷勞景林乎否則亦史所載如咸之盟有宋世子成申之會有宋世子佐國愚拙其遺蹤以盡為世子之禮以不辱君命乎宋人見之將曰不虞君之涉吾地楚人聞之亦必曰其有貳心於宋也而不知非也則以顧王四十五六年間孟子在宋故然自世子此行而治勝者有孟子亂勝者即有楚許行宋陳相

胸有杜武庫筆是指南車

過宋而見孟子

錢運鼎 黃毓輝

迂道以見賢宜閱言而愈雖已矣夫過宋以見孟子世子亦誠於見賢矣而所道所稱在耳不愈難忘者乎故自楚反而有復見之役戰國時為士者類多屈己以見諸侯故有朝叩門而夕請謁欲遇數見以為榮者矣而抑如儲貳之尊亦當卑是道以見士要非彼侯見士之文也其企慕已久其感動甚深征馬即驅征車往復宜曰一之為甚歟如勝文公為世子而將之楚此其簡書受命固敝鄙之日而非見賢之日也夫義爾勝南鄙地為世子計者君國有志亦惟是遠征行遙增行裝舒思以復我嘉賓偶有雖甚緩衣請待之自楚反之後者矣而孰知不爾也有所過者焉則過宋也過宋惟何曰有孟子在焉其來見之且夫孟子之在當時國王公大人所不欲見者也何也彼其為人非縱橫捭闔之流也非談天炙毂之侶也學宗孔子言援堯舜洞識於天人之際而直窺乎有善無惡之本原世衰道微異說蠭起輕此碌碌之所謂功不在高下者其在斯乎無如一件於藥再件於膏諸侯王解有遇而見之何世子卓拳不篤若是哉說者謂世子青宮年少異日之民社賴焉則其見孟子也無過為當強功利計耳而不知非然也夫世子固明知孟子之有正論耳以彼天性未淪真心猶在側聞鄒滕之間有人焉稱先則古迹異怪流過宋以見之亦謂心領神會得這觀止之歡者在此時也而果也孟子所道者不外性善之言矣所言者頗稱堯舜之聖矣孟子之其所常道世子聞其所未聞道其所常道則出之而津津有味也聞其所未聞則存之而懇懇難釋也特不知其至楚事事言歸稱復一時再時否耶乃未幾有自宋境入告者請向者勝世子過吾地與孟子聚語一堂今而自楚反矣是以欲見孟子矣夫承君重命以要大國幸而事畢方將報最之不遑顧猶遲遲焉而若與孟子更伸願見之情抑何以說此無他為性善一言而復見也為堯舜所稱而復見也性善之語非孟子發之而若自孟子發之堯舜所稱非孟子啟之而若自孟子啟之千古道學不明得世子之始見而孟子之論傳得世子之再見而孟子之論愈傳矣

過宋而見孟子

富文集 趙光注

記儲君之所過亦誠於見賢矣夫以孟子在宋滕世子於見之而不憚紆道以遇焉非好賢之誠乎且孟子鄒人也當斯列國貴介類有過塵就見者矣乃若不能如更之在門交之似稍得以之鄒而見孟子又不能如學任之以帶交不得之鄒以見而遂不見於是有國其使遇異國不憚紆道跋涉以慰其飢渴之思者則有如世子是吾何以見世子之將之疑哉蓋世子之欲見吾孟子也久矣雖有然友為師傅而尚慚於學問之疏雖有畢戰為親臣而無改於制馮之好一旦為晉任使豈不欲如梁之聘以厚幣齊之尊以客卿哉特以監國撫軍未能擅議上宮之館故願見而不得見耶而章也世子之是之日正孟子遊宋之年夫宋商之裔也當是時宋欲行王政使能尊信孟子而敷典不忘其祖則高先王超執中之傳敘聞知之統舉凡皆一危微之旨總發明於臨語言仁伊訓言說命言學之餘者孟子幼而學之當為宋之君者臣論明而切究之將無如其君以稱王而致齊楚之伐其臣如亞之不勝居州第又不足以救君而澤民蓋自兼金七十鎰致餽贈之辭孟子亦殆將去宋矣滕世子又何為遇而見之哉且夫滕與宋世譬也義者宋衆未嘗執其君晏齊矣迨宋文公之十一年固滕之長而圍之其明年又因滕之不事宋而伐之世子獨不聞申舟有宋殺之虐乎曷非為見孟子故不當過宋況其過是地已路淮而北矣滕雖泗上諸侯而實則楚之東鄙世子有事於是一舉見而已涉其境乃必經古城思石梁緣轉高鄒門閭之塢而後達於鄒邳何其不憚煩哉則奇為見孟子故世子又不當因之楚而過宋乎世子將乎哉戰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皆有春申類能折節下士然其客有盜竊而至者有殫技而來者有為雞鳴狗盜之術以進者見於何有即或如過夫門而見侯嬴遇夫婦而見朱亥極駕車任駕之勞而所見不過任俠者流焉得與吾孟仁抱義之孟子相說而並論哉這閔性善之說世子不虛此一見並不虛此一過矣非其好賢之誠何以致此

胸有積書傾囊倒篋而出之筆執艇槳波瀾老成可謂於題不負

孟子道性善 疑吾言乎

梁文馬山長課 林元溶

為未聞聖學者言性轉詰之而愈深矣夫時人不識性之本善孟子道之而必稱堯舜蓋早思世子之疑也能不於復見時特詰之今夫當摩言淆亂之秋而欲本古聖之學與之論性功微善量非特人不之信並不之疑矣善見性者即性之本然者以發其疑更即性之同然者以剖其疑雖其言萬無可疑而成見見將者固當驚夫聖人之名逆並時矣降衷之理倘非出一言以決其疑而其疑之蓄積於中者將輾轉焉而不能解說在孟子之詰滕世子將之疑而見孟子世子蓋心感乎王道之原叔世難復規天良之德古帝何獨全欲得孟子一言以析其疑也孟子果何以言之哉蓋孟子與世子言者雖不一端其大旨不越乎道性善稱堯舜者近是特是性善所同也堯舜所獨也除羣疑紛起異言淆惑之時而欲究天命之微湖人君之極衆誰能眼然於大義哉然而性善者作聖之基也堯舜者性之之聖也雖性善以稱堯舜則語涉神奇也離堯舜以道性善則語多恍惚也故言性善而即可以堯舜統之言堯舜而即可以性善統之此其言固有深信而無疑者而世子何如哉游說橫議之徒而不可靖也好異端者羣趨揚墨論霸功者爭慕秦漢世子亦何為遇而見之哉蓋世子之疑孟子亦殆將去宋矣滕世子又何為遇而見之哉且夫滕與宋世譬也義者宋衆未嘗執其君晏齊矣迨宋文公之十一年固滕之長而圍之其明年又因滕之不事宋而伐之世子獨不聞申舟有宋殺之虐乎曷非為見孟子故不當過宋況其過是地已路淮而北矣滕雖泗上諸侯而實則楚之東鄙世子有事於是一舉見而已涉其境乃必經古城思石梁緣轉高鄒門閭之塢而後達於鄒邳何其不憚煩哉則奇為見孟子故世子又不當因之楚而過宋乎世子將乎哉戰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皆有春申類能折節下士然其客有盜竊而至者有殫技而來者有為雞鳴狗盜之術以進者見於何有即或如過夫門而見侯嬴遇夫婦而見朱亥極駕車任駕之勞而所見不過任俠者流焉得與吾孟仁抱義之孟子相說而並論哉這閔性善之說世子不虛此一見也孟子一見而即稱曰世子聞其悟也實指曰吾言示之的也直詰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蓋力破其中情之惑而急復其本心之明也自有此疑而性善之旨於以明而堯舜可為之說乃於是乎盡信

孟子道性善 疑吾言乎

梁文馬山長課 林元溶

為萬世揭性之旨疑其說者及高已夫性善之說闡自孟子非世子不足與言也反見之疑世子其不負孟子哉且古今有至理焉前聖盡其功後儒闡其義將欲以堅萬世之信必不可無一日之疑何則物則著民彝之美盡人之極首在至人淵源保聖學之傳索解之緣轉形未解夫乃欲至理昭垂有聞其說者而其旨晚然有求其說者而其心能雖釋然已當得諸孟子之於滕世子世子之叙道而見孟子也當羣言淆亂之秋抱就正聖賢之志是其心久不疑於異說而必奉孟子為宗者也孟子之學成於私淑孔子孔子之道大於祖述堯舜此孟子性善之說所以必稱堯舜而特為世子正告也上古無言性之書克謹溫恭盡性自微全量故人人咸順帝則克孫其不雕不琢之天樸未嘗明訓特垂而當世早不留疑竇晚近多沿性之肇食色杞柳論性莫究真原故人人謬附同聲盡昧夫惟一惟精之旨舉垂以微言救正而斯世並莫貢疑然無則道性善而稱堯舜孟子固逆料世子之不遠信也而特恐世子之未必果疑也夫然而世子且高已夫以至理之自昭天壤也性由天賦羣倫共稟首出之神善與人同列聖祇此來舉之美衆降衷有恆之理而意旨簡傳共知入聖之始基設聞是言者各迎其賦畀之良而抗志遠希恪然自關其覺悟是深信不復疑之說也世子初未能及此也而以正論之雖晚屬愚也謂性無善無不善纖渾人禽之辨謂性有善有不善更詭愛敬之良值心傳既墜之餘而累循提綱亟興明生初之說德設聞是言者各挾其見聞之異而異情詭恪漠然不動於中識迷不信並不疑之說也世子深幸不至此也不觀其自疑反而復見孟子乎而世子聖然矣而孟子愈殷然矣其學宗鳴於叔世皇王心法至今日而幾晦驚聞性善之說有疑之者矣夫毀之何如疑之也俗流說即於異端健順常經至今日而盡世廢性善之說有疑之者矣夫雖之何如疑之也蓋疑者悟之漸不疑則悟不生疑者進之機不疑則進不捷孟子生平闡性無不善之義明堯舜可為之理世無信其言能無疑其言者非等斯言於無足重輕之數哉而何幸得之世子也曰世子疑吾言乎孟子誠有取於世子而固得以釋其疑著堅天下萬世之信也反見之疑世子洵加人一等矣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癸丑會試　詩春譽

闡性善之旨因舉古帝以實之焉夫道在性善則有以探人理之原言稱堯舜則有以立人倫之極此七篇之大旨也豈第為世子發哉孟子者私淑孔子者也孔子之言性與天道門弟子罕得而聞至刪書斷自唐虞則祖述之功大矣孟子七篇則古昔稱先王學孔氏之學即言孔氏之言故所能聞者無非人理之大原所徵引者無非人倫之極則記者欲為紬繹之詞以明七篇之大旨也爰原所以告滕世子者而探其要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今將繫乘古聖之事功為斯世期標其準而或譏諸賦質之多偏或譏諸降衷之有異或謂皇天之降聖凡未必同出於一途惟探其原於性善而舉繫道之者人乃無可自諉矣試思成之者性繼之者善同此心即同此理無人不可為作聖之資也且夫言性而不歸諸善猶性之渾然在抱者何以獨汩夫不倫不侍之中言善而不事諸性彼善之顯然可見者何以不改乎知愛知敬之則連而屬之曰性善俾知有一性即有一善存性所以充仁義之端復一善即復一性擇善所以擴明誠之要所道在此此蓋繼孔子性與相近習相遠之微言也而聞性善之論者當統然於象緯之各異而不蹈以擴充者為希聖之端已今將尋論雖皇之賦畀為斯理特稟其情而或衍其說以崇尚虛無或歧其旨以高談元妙幾謂渾全之語乃古人不必盡見諸實功惟標其的於堯舜而津津言之者人乃可以自勉矣試思堯曰嶢嶢舜曰舜舜者人倫而立人極惟聖亦秉全性分之真耳且夫堯舜以前非無哲后而危微精一心源於此而特開堯舜以後不乏賢君而風動時雍治統於斯而大備實而徵之於堯舜俾知言其言行其行而堯之後乃不獨一堯見於義而舜之後乃不惟一舜所稱在此此何異孔子大哉堯君哉舜之贊頌也而聞堯舜之言者應曉然於聖人之先得無非以祇敬者為盡性之功已此孟子七篇之大旨也豈第為勝世子發哉

雖浮雨山風而合離起結包孕全書尤徵手筆之大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壬辰進紀一　華學廣

準儒君以聖功欲充其性之量也夫堯舜能盡性者也言性而言以善言性善而實以堯舜非欲勉世子於美哉見千古傳心之要體之在性功而擴之為聖功此精一危微厥中充執所以為復世立說之宗也顧性至聖而盡不過究其性之量而性非於聖有私聖於性獨全始克副平聖之名而聖究於性何與申明其故而知孟子七篇之大旨皆本帝廷十六字之心傳焉如勝世子之見孟子其有慕於善而來學孟子將何以教之與青宮庶處之年春正無基知識恐蒙於近昏然而本原之地何可誣也讀書而探皇降之衷有不稱其賦畀者矣下正道封而後偏隅鼎處振作恐懼其初心然而效法之思鳥容緩也稽古而頌敷華之德有不厭其講求者矣而孟子固自有所道也而孟子更自有所稱也是蓋本乎日知言養氣之功而於陰陽之大原獨有以默窺其與變通為之窮源究要明來集之無判暫悉是之本風昔則古稱先之意而於聖神之功化獨有以深率其淵微固不禁遠紹雪叔明祖述之無分先後夫是以性善之說其道之也詳而堯舜之名其稱之也切繼揖讓之風燦而振掌者長言仁義曳裾者爭盡拉文大抵其所道者非即其所稱者矣也有性善之一言而紀柳湍水之喻可以不辯而自明有堯舜之一言而疾徐先後之分勿以不能而自諉離性以言堯舜而堯舜豈有獨絕之能離堯舜以言性而性豈有兩歧之惑乎千百家異說爭鳴而振聾發聵獨有以正人心而端主極當亦世子所勉為創論者矣為我廣受之說與而標議者罔識尊親好異者爭趨稱堂大抵其所道者性即其所稱者堯也自性善之言進而多其步階天非有異於舜材自堯舜之言進而為君為民道非可安於獨善合性以言堯舜而堯舜豈必以性自情合堯舜以言性而性豈必於堯舜獨專乎五百歲聞知若稽而發凡起例猶有以探天命而式人倫當又世子所聞而心折者矣其記者所由約舉其旨而大書特書之歟

意到筆隨興來情往可謂玉啓聲聲散金珍顆顆圓

孟子道性善　文鵠集　徐傳紀

言有歸於性善者以所學教儲君也夫性善之說孟子所以為學亦孟子所以為教故為世子道也而不得為世子道也戰國時論性者多矣或謂性無善無不善或謂性有善有不善或謂性可為不善其言性而性愈晦者由於所學者誤故所教者亦誤其教及門者誤故其教有國家者無不誤君子曰是不知性也是不知性善也是不知性善而因不能道及之也亦未親孟子之告滕世子者孟子自知言養氣以來而悠然於仁義禮智之非外鑠論詩讀書而後而恍然於智愚賢否之可同歸生平所學大都以性善為宗蓋成見夫性者天也天有正無邪性者命也命有順無逆性者理也理有公無私觀性於通達提皆知愛敬徵性於遷乎且具見清明世有治而亡其真者矣而未信之先固猶伏善也世有學而失其本者矣而未學之始亦依然善也孟子之以是為學也宜且孟子之學出於孔子者也孔子嘗曰性相近習相遠矣其相近者善也其相遠者不善也始於善也自孔子沒後百餘年刑名法術之說興而性善之旨失刻深陰毒之習成而性善之旨失嗜欲攻取之風成而性善之旨益失其失至於不知性善猶漸其失至於不知性善更微也其失至於不知性善而誤以為學來儒以其失至於不知性善而誤以為教患更大也其失至於不知性善而誤以教及門患已不淺其失至於不知性善而誤以教有國家之人患尤為深也孟子憂之切不得不好之早也則與滕世子之道性善也亦宜今夫滕世子者生長於深宮居處於僻壤日所好者馳馬試劍之事日所聞者父兄百官之言今使以功名動之則世子亦欲立功名矣使以祇業勸之則世子亦思勤德業矣孟子曰是治其末不能正其本也塞其流不能清其源也本不正斯說陣之說美與昭源不清斯生初之元良亦時於見棄其所由生而示以慎反其所自始而明以善而且擇焉必精語焉必詳而歸以道性善一若性善之外無所謂功名者一若性善之外無所謂德業者其為世子道乎抑不僅為世子道乎向微孟子性善之說而人錢以堯舜為不可及矣吾以此知孟子之學情吾以此教孟子之教大

胸如澆筆如刀觀書抽底脫行文步翻成可以持贈斯文

言必稱堯舜　疑吾言乎

文章集　馮維銘

即古帝以言性善開之者若有所疑焉夫以堯舜明性善其言固足為世子法也乃自是反而復見非有疑孟子之言乎且千古立人極之聖人即千古盡人性之聖人其明庸學而詩之也自夫人而視聖人斯其本性之所有轉覺活然而無論即有開發其理者為之振實以求迎機以事而既得所聞而安復若挾所聞而和其說者雖索中間未深會雖中之旨也與世子言性善孟子非欲其改前其言取識其言以為作聖之基乎然而空談性理而不應堯舜以相期稱恐其疑而莫精也高語性功而不援古人以相證無庶其疑而失據也必稱堯舜其言不誠可法哉頌其功曰巍巍其德曰蕩蕩堯舜事功所著言之幾疑其化神然而理有可通要不過夫性善之量也六宇淵源未發微精一早屋揚鬱於中天則宗往哲以執其鈞覺神聖其此知能而藏德在青雲之約而求治本原之地欲明者其無德海哲者其大德堯舜生皆稱像古之規疑其名且美夫然而理無或異要亦自盡夫性善之言也孟子百千聖賢謹未都遇故注乎高異鵠之趣稱推援古帝以昭極則斯論說之語至是而乘乘斯天則當取而像天則有之必稱堯舜閒其言者可恍然悟吾儒不於過調之互證會斯言乃實而可據今雖古人已往而取法在三代以上昭其理不妨迹其人聖賢功無線深之學心領神會斯言可取以相明又況實事其既則實在有道之前於其家非以滋其疑何居乎世子自是反而復見孟子也非有疑孟子之言乎識尚圖於堯舜則言中之精微斷不能洞澈於懷來以世子請問情能亦知親炙在名流稱此以廣其聞見識氣象斯言而欲深推驗何難接堯舜之新傳而胡為乎信未真也以是言為高遠而疑生以是言為近閑而疑孟生世子何其故見未敏哉志尚涉於游移則言中之是非又安能立決於當機以世子遠隔獨切亦知名賢之指示即此已見其端倪事恐泥斯言而未免實而終為反覆但奉也以是言為不能盡而疑移以是言為不易盡而疑孟越世子何其私心未化哉大道一而已矣豈能外前言而別有他說乎

言必稱堯舜

類纂集　王塏

稱古帝以動儲君言有大而非夸也夫人疑堯舜不可學而孟子之言必稱之以實性善之說其旨不昭然皆揭或且自刪書斷自唐虞而世之頂踵仰重事者後雷霆而與可名言矣不知潮稍一之心傳執中為本而念維皇之賦界復性無難使中天之聖人必不可學而無則亦無勞於資斧之前講論然夫口之不忘也已孟子道性善並以無精之言告世子而無人焉以實其言哉極文之事自昔遠說者知道性善者其言必不出於此也則欲反其不雖不珠之始易弗援帝德以明其說之非抑揚之言平生力辯者知道性善者其言為不足於斯也則欲發其良知良能之無為弗即聖功以證其論之有如此孟子與世子言所為必稱堯舜也且夫曾子之教學於堯舜而孟子之言必稱之以告世子者殆為道說非也青宮之景師雖稱在世子原有不能任自法言迎其機以導之令堯舜而誰與歸也夫人生而靜之始原理默然諸美膠藏物而動之後更可迹遷之祖述則堯舜之寄可學者正宜向世子潛移者詩別成性善之傳者主器之謀自法在世子誠有必欲得所折衷者固其明以開之非堯舜不足為法也夫童蒙有作聖之基廣運之淵源可振固念有作狂之成堯舜之基操堪師則堯舜之與人同者尤宜與世子切切相明者操性善之能學因是而知言必稱之者誠欲教世子立千古人倫之準垂萬世治法之隆也堯舜與夫尊卑弟與要不能外性以為孝弟也愛親敬長之心率性而具何嘗於知能行習之外別有維綱推之而準以事君弟以事長其非降衷之恒性而稱堯舜者即不嘗與之言孝弟也世子亦人子耳淡假遇親而知愛憐長而知敬直可同一流稱此以廣其聞見識氣象斯言而欲深推驗何難接堯舜之新傳而胡為乎信未真也以是言為高遠而疑生以是言為近閑而疑孟生世子何其故見未敏哉志尚涉於游移則言中之是非又安能立決於當機以世子遠隔獨切亦知名賢之指示即此已見其端倪事恐泥斯言而未免實而終為反覆但奉也以是言為不能盡而疑移以是言為不易盡而疑孟越世子何其私心未化哉大道一而已矣豈能外前言而別有他說乎

世子自疑反　疑吾言乎

文海集　羅佳珩

善疑者雖復見之誠引君者將斷疑之機也夫世子之疑孟子固早知之而不料其復見也何幸有此斷疑之候乎且戰國之君聞孟子言而喜者比比矣其孟子固不望其能喜而特望其能疑可者喜其言之易聽聊示面從之推安知不過而無疑其言之無行尚無厚非之心安知不進乎其解往來奔馳諸君後未一覩而不謂於勝世子得之後之過宋而見孟子信孟子而來也迷夫道性善稱堯舜亦當信孟子之言而嘆然行之矣雖然為功計到之秋而欲以洞達天人貫暢聖性之識得望於青宮之試者固所不敢然究不得妄議世子也未信而正懷疑世子之能疑何者理必未見可據而非善用其疑見未真者乎必不固以必求其可安而不輕用其信執推一者擇克信精後夫非雖望之賦界而以配柳言性則不疑其所理以結條言則不疑其可學至有為統任自然之說者且將決其實實而難悉如見則聞道性善之言而不能疑乎常工之治流而言則名法作則疑其切於時宜言則擇其閒雜則疑其近於人情至有為德性事業之說者必將嗤為迂闊而置疑如是則聞稱堯舜之言而不服疑不疑則已無少問之復矣又安卜他日之見乎乃無何世子自是反也復見孟子也而吾於見知世子之能疑矣夫折衝下士不先固其平日之信則不能發其疑時之疑孟子非仁義也而不陳於王前久在世子說信中矣持以智愚而共東其疑上帝之降衷雖尚聖凡已殊所疑人力之屢累雖合出名世之英為此空言無稱乎徘徊道周而言猶在耳似覺固信生疑帶有初心之頃故用是智疑復信不保証垂之事乎此正世子之天真未泯而本像其疑也曲覺引意不妄爾其人主之疑則不見堅凡人主之信世子之天性儀容高出於列辭早在孟子洞見中矣固知說言之則不能指索成無疑而漫不經心深言之則幾幣推衆疑有疑而終為易惑直越境而眾賴為河東斯言乎觀面重遠則不言而喻但覺相示以心等於疑事之初曾不始迎機而導無令舊疑以眩惑此正孟子之推誠相與而像用其疑也

世子自楚　二句　文鶴集　俞樾

說儲君之復見齊平未之楚之時矣夫世子而自楚反則既見楚之人聞楚之語矣其復見也與過宋而見得無異耶且夫人景仰高隆而一再至焉以致其未敢之誠此正吾蒙所深晉者也然而其所聞者已非一時其所至者亦非一國吾安知聞所聞而去者不又見所見而來耶如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斯時世子猶未之楚也而孟子與之言性善言堯舜則世子固奉孟子之教以至楚矣疑事而望則山可以觀性體焉方舟而泛漢水可以驗性天焉入其國而嘗嚐蚡冒之治尚存焉嘗堯舜之餘風也觀其序而典墳邱索之書具在焉嘗堯舜之餘論也然則世子在楚固無日不與孟子同疑矣雖終身不復見孟子亦何不可之有乃無何而孟氏之門復有勝世子之遠焉問其所以來曰自楚反也噫世子居深宮之中長簾保之手大抵見官宮妾之日多而後世之大夫之日少一旦奉天書使異國攬山川之秀麗觀人物之瑰奇此日之世子殆非昔者之世子乎雖然楚之為國衛在夷當堯舜之際而苗民逆命意其性固與人殊焉別孟子時楚益不號況有並而遣有觀屈子鳴其幽怨魚有鱗而鳥有鳳雜生肆其寓言彼其人類皆悠游其詞荒唐其說以自說於吾徒之後視中原文獻之地風教固殊矣世子而自楚反則既見楚之人聞楚之言此日之世子與昔日之世子同不同未可知也夫孟子吾戴不勝也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吾不知世子至楚國為楚人所咻不然而世子奉孟子之教以至楚則固無日不與孟子周旋雖終身不復請見可也而何以孟氏之門復有勝世子之遠也意世子殆見楚之人聞楚之言矣吾蒙於其始見也書其將之楚而其復見也書其自楚反他日許行之徒亦自楚而至滕然則世子於孟子所以不能無疑者殆為許行之言所惑乎

一氣呵成古致應落

孟子曰世子疑　已矣　一筆一名　王汝楫

大賢稱儲君之疑而以道一明之焉夫孟子惟善之言本無可疑者也孟子欲為世子解故以道一醒之且天下言之不足信者必其道之有所歧者也苟論之所出本為不易之經而顧以為未足信焉則時乎言之未必至時乎道之本原豈知吾儒立說不敢相誣試為之溯厥指歸此中固無殊致也久矣今者辱世子再見是必有所決而來也得毋謂天性攸分賢否未必一致乎得毋謂人性各異聖凡未必一原乎吾愧吾言吾極不忘世子矣竊世子之虛懷不以吾言為河漢第恐近觀內駭無以審乎萬理之歸則正論所繫不免視為創論究世子之隱念諒不以吾言為迂闊第恐格物致知無以破乎兩歧之見則信心未確必轉搖乎初心世子其殆疑吾言乎大言有可疑必其道有不一也苟道無不一是與言無容疑也則試與世子明吾之前說則試與世子論道之真詮人情於塞說爭鳴之日豈見多論即明知要語不刊內念終鄰於回惑然而仁義禮智古人共此天民接厥由來此事固無異議也人情於異端崛起之秋門戶各別即明知降衷皆備中心仍未能釋然然而心術性情天環均滋賦畀寄其本始此間固無殊道也蓋吾之所言無非本之於道也夫道豈有異哉一而已矣當然者道之體而慕高遠者夫之奪馳曲游者夫之僻蔽世誣民亦極參差之敝矣若吾之言初不如是也靜探乎萬殊一本之說以相為發明學古往今來性命編於各正而聖神非有所加潤惠非有所損異時之論說固非出於無稽矣言猶在耳于豈忘心即道之當然者而思之易當有紛歧錯出之數也故同然者道之原而該清淨者近於妄好奇異者近於詭高談雄辯者滋隱怪之端矣若吾之言蓋自有真也觀乎萬物一體之天以深為告語覺日用飲食性真喻於無言而大人不見其多赤子不見其少當日之指陳固已不留餘蘊矣雖人可家喻言不煩即道之同然者而准之豈別有舉遠易行之說也哉世子可以恍然無疑焉者自集也則吾矣天下之不明吾言者即不明夫道者也

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蔡華集　林維亨

欲釋儲君之疑固明道無二致焉夫性善之言切無可疑者也孟子欲為世子解故以道一醒之且天下言之不足信者必其道之有所歧者也苟論之所出本為不易之經而顧以為未足信焉則時乎言之未必至時乎道之本原豈知吾儒立說不敢相誣試為之溯厥指歸此中固無殊致也久矣今者辱世子再見是必有所決而來也得毋謂天性攸分賢否未必一致乎得毋謂人性各異聖凡未必一原乎吾愧吾言吾極不忘世子矣竊世子之虛懷不以吾言為河漢第恐近觀內駭無以審乎萬理之歸則正論所繫不免視為創論究世子之隱念諒不以吾言為迂闊第恐格物致知無以破乎兩歧之見則信心未確必轉搖乎初心世子其殆疑吾言乎大言有可疑必其道有不一也苟道無不一是與言無容疑也則試與世子明吾之前說則試與世子論道之真詮人情於塞說爭鳴之日豈見多論即明知要語不刊內念終鄰於回惑然而仁義禮智古人共此天民接厥由來此事固無異議也人情於異端崛起之秋門戶各別即明知降衷皆備中心仍未能釋然然而心術性情天環均滋賦畀寄其本始此間固無殊道也蓋吾之所言無非本之於道也夫道豈有異哉一而已矣當然者道之體而慕高遠者夫之奪馳曲游者夫之僻蔽世誣民亦極參差之敝矣若吾之言初不如是也靜探乎萬殊一本之說以相為發明學古往今來性命編於各正而聖神非有所加潤惠非有所損異時之論說固非出於無稽矣言猶在耳于豈忘心即道之當然者而思之易當有紛歧錯出之數也故同然者道之原而該清淨者近於妄好奇異者近於詭高談雄辯者滋隱怪之端矣若吾之言蓋自有真也觀乎萬物一體之天以深為告語覺日用飲食性真喻於無言而大人不見其多赤子不見其少當日之指陳固已不留餘蘊矣雖人可家喻言不煩即道之同然者而准之豈別有舉遠易行之說也哉世子可以恍然無疑焉

世子疑吾言乎

文鶴集　柏　謙

大賢心識復見者之意而直揭其隱焉夫孟子之言豈誣世子者而其意猶若有疑也故因復見而直揭之若曰最者子之意然肯來也得與子言久矣吾子識可與言者吾又樂與子言而言豈猶有未晰抑尚有未盡者耶何重勞吾子之再辱也夫吾亦拙不忘吾言乎世子果以子言為不然乎哉不然吾言必有拂其意而去者矣而復來者何也窺世子之虛懷其不以子言為不然可知也世子誠以子言為然乎哉誠然子言宜有得其意而去者矣而重揭考又何也察世子之隱念其不深以子言為然又可知也處乎然與不然之間而世子之疑出矣世子疑吾言乎人情少見則怪少聞亦怪圍微言於舉世不聞之候守先待後數幾有一焉引千鈞之勢而屬望愈殷孺慕同心之不易世子縱不以子言為河漢而猶有人之見存則所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者得非歟秋於中而未盡釋然者乎人情於一人之語必不獻衆人之語特正論於厚說爭鳴之會間揭聖學幾幾有一得入衆味之意而解人難屬常恐夫志之不堅世子豫不以子言為迂闊而猶有人之說作則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不反竊竊於中而遁滅猶豫也乎一疑生而擾心生一疑生而惑心又生言猶在耳豈其出於無指以貽去後之憤慮也耶昔日贈言所以大鳴厥旨者即今時重貽更難遂就其詞者也竊願世子一解千古之惑耳為二言增一日之疑為一疑成終身之誤言豈無微顧若得之剖復而致所向之密復也耶知無勿言累已不少留餘言可勿徹今更無可撤其撤誠也寂其世子一破兩歧之見乎賢哉世子假令嘗所疑而解不復於吾言致需吾滋懼矣幸得重事周旋更相質問可以直決所疑以永佩吾言於不諒道一而已又多乎哉

世子之疑未曾明答孟子一見道破加上注下神情俱有爭字一呼文能曲曲傳出筆有餘姿

夫道一而已矣　合下一節

文鶴集　沈若霖

以道一解其疑可思證前人之言焉夫天下惟無二道斯無異言不然彼成醜諸人又何以同言夫道哉是可引以證道一之旨且天不變道亦不變人不同道無不同是固合古今聖愚而一致者也如謂天之與人有異致則必天與聖人者其道如是天與愚人者其道不如是並天與古之聖人者其道如是天與今之愚人者其道不如是則亦未嘗即古來有志之儒為之彙其言而恰其說也今者世子疑吾言殆亦未聞夫道耶夫道固千古不易之道即萬物共由之道也淳稟有厚薄而道則不分厚薄聖賢何智愚衆何愚在彼已至之程皆在我可至之程何獨讓彼以獨至之程正不得謂天之厚於聖賢而薄於庸衆也蓋道無異同也世道有盛衰而道則豈有盛衰往古何優晚近何絀前人先愚之境特今人後愚之境何敢自甘為雖愚之境又不得謂天之盛於往古而衰於晚近也蓋道無升降也一也一則尚何言哉而猶曰不一也是直以性為未必善而以堯舜為不可學也是即以堯舜為不可學而以道一為予一人之私言也則必其怯心生而退然自阻則必其沮心生而廢然自棄則必其疑心生而茫然自失謙人以誤登之蹊焉已於汗下之途而願力漸衰遂生其離合參差之見而何以告其君者性心浪而叅心萌而何以與於學者沮心去而精心一而何以致厥父者疑心除而信心堅人何為上哲同歸我何敢下流合轍而精神竭振又何有歧途雜出之虞彼成醜稱淵公明儀之言不可取而證乎是貴有定識焉夫人惟識有未定斯以道為無可推尋耳而不知古人之祈嚮已如斯也天下無不可圖之事業患不在不精而在不明誠能毅然向往焉行見醜祛其畏之心推之於淵而然淵為其為之志推之於儀而亦然儀服其師之響即推之於我而何獨不然也非然者一室間有不相傳者矣而其激昂之志氣有同情或抑貴有究力焉夫人惟力有未定斯以道為無能堅持耳而不知古人之勇往早如斯也天下無不可策之功隱患不在自暴而在自棄誠能毅然直任焉行見醜無畏平丈夫而我豈獨畏堯舜淵既可以若舜而我豈不可以若堯且儀亦可以師文王而我何不可以師堯舜也非然者百年來有不相傳者矣而其資材之才能有合撰哉無他道一故無可畏有可為而何有歟我哉

道本無異斯以一而疑可釋矣夫道者性善之謂也性無異性即道無異道孟子之言何疑乎且道統開自中天堯以之傳舜者也堯之道一舜之道舜之道一堯之道且不惟堯舜同道即天下後世之非堯非舜而皆可堯可舜者其道亦無不從同故謂有性善有性不善者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世子疑吾言亦知吾所言者但吾所言者即道乎吾杞柳而道以清言湍水而道以濁言食色而道以淑言以淑林於性者並林於道而不知皇降衷倫公智愚賢否而悉歸向歸道所以至中至庸必感於虛無而道以晦淵於利欲而道以沉流於隱怪而道愈以蔽夫乎性者並失夫道而並知堯舜皆生知不待思慮而坐照如神其智之大過乎人者其性之卓絕乎人也是知異即性異性異即道異矣夫道則何容異視也如謂堯舜皆安行不假勉強而從容自得其行之不猶夫人者其性之迥別乎人也是行分即性分性分即道分矣夫道則焉可分言也一而已矣即道而析觀之道之功量無兩致觀其所謂兩致者非道之致行吟境特入道者自見為對待之形充之積相荀而歸道無兩臨也難易有兩途道無兩途也先後有兩條道無兩條也兩而化矣周一而神矣即道而遞原之道之祖並有異乎觀其所謂為林者非道之各別源流特其道者自見為不齊之跡究之一物此道為物亦此道也一事此道為事亦此道也一日此道為世亦此道也歷為萬天則合為一矣道出於天然古其一天可就無知識無聰明帝王奉天以行道即儲貳亦當法天以明道非夫而參也吾向者亦欲於道之中求一不傳之秘而無如道實無私也道無私即吾言亦無私也如其不一何以聖人傳道必曰一以貫之與道有其本斯人祇一本耶論是編即聖賢教本以闡道即推尊亦當稽本以體道非混而何也吾今者亦欲於道之外進一更端之詞而無如道終不易也道不易則吾言亦不易也如其不一何以天下建極必曰一以行之哉世子可以釋然矣

侯馬入陣實則出正文之後更足以當之

同文書局印

成覯謂齊景公曰　一節　富文集　張敦孝

歷引古人之言道可無疑於一矣夫非道之一安見彼無足畏為不敢師者亦相去可師之非欺觀淵公明諸言孟子所以歷引為以句諸其說縱令使執人而語之曰陽其為聖賢爾其為古聖古賢爾其為古之大聖大賢則人必瞿然驚則人必抑然懼則人必皇然詩豈知不必驚也不必懼也不必詩也其性具於心其理備於身其權即操諸當前之我其說可證諸往昔之言道一之說此非我之私言也特世子未之聞耳且世子所以疑之者意以古今聖賢望之而今人生畏也為之而若難我及也欲師之而有所不敢也信如是也則我必非丈夫而後可必古人之言皆欺我而後可而不然皆昔成覯嘗言之矣彼丈夫我丈夫若不妨合彼與我而一之者顏淵亦言之矣舜何人予何人若不妨合舜與予而一之者太公明後又言之矣文王我師周公可信若不妨合文與我而一之者聚千古僧出之論而以為教誨無庸遁無庸隱處無庸凡夫至行隆名可以讓其先登必不許其獨步此或近於夸矣而非夸也並駕齊驅之致無其願則謂之矜張有其志即謂之抱負其抱負容焉者其見解殖焉者也成覯諸賢豈必獨殊其賦畀異往昔而思與之驅馳見耳目心思則亦諸是聰明智慮篤物宜備於我任以當然之責而又何容歧視也哉舉一己游國之躬而以為眷興不難造就不難則效不難凡夫盛德大業稱之自在當世行之即在此身是亦陽於妄矣而非妄也出類拔萃之姿諸其名則似乎卓絕考其實亦不過尋常其尋常視之者其根本同之者也成覯諸賢豈直淺無所據依立一說而用以自命能是倫當日用則亦猶是行日知能三子特闡其學證以同然之言而何容逃欲也哉此道一之說也世子其力行焉可矣

雷宜精銳其一往無前之銳恰合此題神吻

成覯謂齊景公曰　一節　富文集　矣　名

歷引古人之言益見道無二致矣蓋有所畏而不敢為不敢師者皆見道為二者也歷觀三子之言不益信道之一哉且聖凡有異然而聖凡實無異性無異而謂以獨異則畏怒不足以為功無異處他人之復不畏則懼既而趨之必欲進而事天下之先無他知彼知我而丈夫之自命不凡也昔者齊景公擁全齊之富而未能自決博從昔之名而終於不振成覯知其不成丈夫也有畏心故也而因直彼其疑而進之曰君亦何畏而至此哉君或見夫百世以上赫赫然有丈夫如彼者而驚為獨絕乎夫彼之所以為彼特以為丈夫也非於我乎有加也君遂忘乎百世而下卓卓乎有丈夫如我者而莫能抗衡乎夫我之所以為我亦儼然一丈夫也非於彼乎有損也一言彼而目中有彼意中即有我之與彼並世而生則兩譬不相厄與彼間世而出則異代有同揆丈夫正不可與此爭雄千古之志耳一言我而意中有我目中更無彼長測千秋之絕業則前望而已遠後今日之未流或後來而居上丈夫正不妨行此度超前賢之克耳而吾又何畏彼乎哉畏生於視彼者太尊而精神先為其所奪則志餒而氣亦隨之以靡綿讀未逮之態景慕不為也彼無史册而有光我頓衆彩而色沮以丈夫而對丈夫何至若斯之怯乎夫亦可以奮袂而興矣畏生於視昔者太卑而志趣先有以自弱則氣質而勢不可以復振趨趄不前之狀壯夫所羞也後因不敢能淳於今人我自不能造就夫往哲以丈夫而懼丈夫何至若此之怯乎夫亦可以撫膺而起矣蓋言近成覯識知景公之多畏心而懼其不能為丈夫也不畏則無一可畏緊千古之丈夫莫能與之京一畏則無所不畏逼一時之丈夫敢皆為之下景公不能自克而內畏田氏外畏強兵乃至生恐食粟逃詩東海之蹈死則無類莫弔牛山之遊丈夫至此偷何如矣稱後世猶傳成覯之論而令得引之以破世子之論此其一也

先揚畏字使令逼篇得警畫振我字乎側中分趨何畏一片神行英氣勃發淘足振發竟成廢

成覯謂齊景公曰　一段　文鵬集　柏謙

能若古之畏心古之勝者可證也夫世子有疑則世子有畏心矣古以無丈夫而畏丈夫者則成覯之勝景公不足證乎且千古聖賢之勝阻於所畏而成於所不畏畏則遠望而避之若甘遁而彼知我而丈夫之自命不凡也昔者齊景公擁全齊之富而未能自決博從昔之名而終於不振成覯知其不成丈夫也有畏心故也而因直彼其疑而進之曰君亦何畏而至此哉君或見夫百世以上赫赫然有丈夫如彼者而驚為獨絕乎夫彼之所以為彼特以為丈夫也非於我乎有加也君遂忘乎百世而下卓卓乎有丈夫如我者而莫能抗衡乎夫我之所以為我亦儼然一丈夫也非於彼乎有損也一言彼而目中有彼意中即有我之與彼並世而生則兩譬不相厄與彼間世而出則異代有同揆丈夫正不可與此爭雄千古之志耳一言我而意中有我目中更無彼長測千秋之絕業則前望而已遠後今日之未流或後來而居上丈夫正不妨行此度超前賢之克耳而吾又何畏彼乎哉畏生於視彼者太尊而精神先為其所奪則志餒而氣亦隨之以靡綿讀未逮之態景慕不為也彼無史册而有光我頓衆彩而色沮以丈夫而對丈夫何至若斯之怯乎夫亦可以奮袂而興矣畏生於視昔者太卑而志趣先有以自弱則氣質而勢不可以復振趨趄不前之狀壯夫所羞也後因不敢能淳於今人我自不能造就夫往哲以丈夫而懼丈夫何至若此之怯乎夫亦可以撫膺而起矣蓋言近成覯識知景公之多畏心而懼其不能為丈夫也不畏則無一可畏緊千古之丈夫莫能與之京一畏則無所不畏逼一時之丈夫敢皆為之下景公不能自克而內畏田氏外畏強兵乃至生恐食粟逃詩東海之蹈死則無類莫弔牛山之遊丈夫至此偷何如矣稱後世猶傳成覯之論而令得引之以破世子之論此其一也

先揚畏字使令逼篇得警畫振我字乎側中分趨何畏一片神行英氣勃發淘足振發竟成廢

成鵬詩卷　彼丈夫也　文編集　袁說

秋君且家以自紙猶其同為丈夫也夫景公之雖自強者丈夫之
氣下足耳自成鵬詩之則丈夫同偏分於彼我自古人臣者君
本有直指為丈夫者則而慈降觀想像之所謂嘗始於此並能
為丈夫者即能為天子也嚴復為成鵬湯論不過曰不滅天
子之道不陷而吐人之律身以丈夫也則無不同春秋之事命臣
論有如此者世子是事言將誠道有彼我之異乎夫二帝三王
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誠一而已彼由心以及身由身
以及家而復歸之國與天下無不當也不顧成鵬之詩景公爭
大業公之賢在能並一相以顯其事業公之弊在多內辱以蔽其
害夫婦之道乃父子之倫所謂君臣之義乃外則
世世視臣之厚施內則甘為孩子而所謂曰二三子亦姑據
無見是得為大丈夫乎成鵬思有見於此而難於顯言也國以丈
夫正之且以丈夫疑之自丈夫一也為丈夫於道一也而彼與我
異易故其與陰抱陽而得方義發者皆丈夫也乃遂參紅厚或目
觀賢士丈夫以盡其臣或日近宦官宮妾以移其心得然彼丈夫
也而我不成為丈夫也其意猶猶然而猶而猶猶者皆丈夫也乃
沒稱其本或神明者或而間門報者朝耶或像安敢名而智勇內
於所為壯哉彼丈夫也而我沒之乎為丈夫也所以古之人君當
真為世子時在於妻論教者過左右太傅在前小師在後入則有
保出則有師道皆與正人居預養其丈夫之注其日然臨百官皆
皆於夏年成德而不敢易紀律其在位則成王之道謂曰無逸的
之起稱成德丈夫以古人之為丈夫者則之也道如是也皆我之
君德公稱師代禁掌各慈嬉兵戰或不協或既乱於復朝貴封
戰復雖之義傳二百四十年之王朝當然一振是為丈夫之道也
若為其師傅非丈夫乎今吳之張無遺於越愚駁而吐為丈夫當
如是耶試思紅髮之徒無伯鄭婦要而賜逆君臣無為若是覆滅
來所謂且夫風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君非其所以為丈夫耳何
長或顯世子國成鵬之語既同易稱丈夫與小子之古以善性而
為善國無雖矣

黃思傳論本拳不著

彼丈夫也　三句　文編集　袁說

奉法以其君之民可引以謂世子之說為人世子之說自要至也
知彼我皆丈夫斯道一也言淡然耳孟子自成鵬若曰人情皆
而猶疑者皆好為疑疑生於長是生於疑此之相形夫自之舊
以象英君哲騎逆聖執禮而宗以一己當之而成於勝其任而治
快其安能無者是知疑無而裏世君位舉之無等高論而言疑
陳者謂有合乎道一之言於是論為原此成鵬之詩景公是已
夫衛壘千古堂堂以稱而益古是公時之後者也時之後則居其
前者衆矣而鵬以為前後一也前後之以相顯則且同景公而
衆而鑑上衆公賢之下者也賢之下則居其上者衆矣而鵬以為
上下一也皆當是以相顯則且同景公而賢然望矣彼也是彼乎
晉之人君不別其為色之辭而皆彼之者也而且代景公而說說
有有我也是彼乎後之人君不別之為的為彼而皆我之者也雖
有好世古昔之人不客並一稱於丈夫之中故其稱彼丈夫者不
為不是雖有稱為不能之主不客自別其丈夫之名故其稱我丈
夫者不為不實而稱有所是為為稱丈夫之名與學士其
學士之家從容侯伯或遠之數寸尊而人主國計民
生迎相相繼其何所為也或決之而已有我在從何不正決也後
之門仁義有可以成五霸三之智而其為此據辭也此成鵬之
所以望夫度大而發憤於者此也故學者之主所又與陰古之陰
古之陰後後其主遠而天子自為其光光國人自聽其言遠遠下
當於夏年成德而不敢易紀律其在位則成王之道謂曰無逸的
之起稱成德丈夫以古人之為丈夫者則之也道如是也皆我之
君德公稱師代禁掌各慈嬉兵戰或不協或既乱於復朝貴封
戰復雖之義傳二百四十年之王朝當然一振是為丈夫之道也
若為其師傅非丈夫乎今吳之張無遺於越愚駁而吐為丈夫當
如是耶試思紅髮之徒無伯鄭婦要而賜逆君臣無為若是覆滅
來所謂且夫風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君非其所以為丈夫耳何
長或顯世子國成鵬之語既同易稱丈夫與小子之古以善性而
為善國無雖矣

黃思傳論本拳不著

奉法以其君之民可引以謂世子之說為人世子之說自要至也
知彼我皆丈夫斯道一也言淡然耳孟子自成鵬若曰人情皆
而猶疑者皆好為疑疑生於長是生於疑此之相形夫自之舊
以象英君哲騎逆聖執禮而宗以一己當之而成於勝其任而治
快其安能無者是知疑無而裏世君位舉之無等高論而言疑
陳者謂有合乎道一之言於是論為原此成鵬之詩景公是已
夫衛壘千古堂堂以稱而益古是公時之後者也時之後則居其
前者衆矣而鵬以為前後一也前後之以相顯則且同景公而
衆而鑑上衆公賢之下者也賢之下則居其上者衆矣而鵬以為
上下一也皆當是以相顯則且同景公而賢然望矣彼也是彼乎
晉之人君不別其為色之辭而皆彼之者也而且代景公而說說
有有我也是彼乎後之人君不別之為的為彼而皆我之者也雖
有好世古昔之人不客並一稱於丈夫之中故其稱彼丈夫者不
為不是雖有稱為不能之主不客自別其丈夫之名故其稱我丈
夫者不為不實而稱有所是為為稱丈夫之名與學士其
學士之家從容侯伯或遠之數寸尊而人主國計民
生迎相相繼其何所為也或決之而已有我在從何不正決也後
之門仁義有可以成五霸三之智而其為此據辭也此成鵬之
所以望夫度大而發憤於者此也故學者之主所又與陰古之陰
古之陰後後其主遠而天子自為其光光國人自聽其言遠遠下
當於夏年成德而不敢易紀律其在位則成王之道謂曰無逸的
之起稱成德丈夫以古人之為丈夫者則之也道如是也皆我之
君德公稱師代禁掌各慈嬉兵戰或不協或既乱於復朝貴封
戰復雖之義傳二百四十年之王朝當然一振是為丈夫之道也
若為其師傅非丈夫乎今吳之張無遺於越愚駁而吐為丈夫當
如是耶試思紅髮之徒無伯鄭婦要而賜逆君臣無為若是覆滅
來所謂且夫風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君非其所以為丈夫耳何
長或顯世子國成鵬之語既同易稱丈夫與小子之古以善性而
為善國無雖矣

黃思傳論本拳不著

臣國者彰彰可無分於彼我也大復與我雖不能無間而名為
丈夫則固彼我皆同也成鵬故合為一之且性善之說自是鄉
而人顧疑不如鄉亦後之事為丈夫豈知彼者之賦稟令與古
無有同歸大道之傳生人與我初無異我同此性亦同此而試為
比類以觀而知人果自命不凡其情固未嘗稍歇也皆謂景公庸
全舉之說而論陳牛山是興路歷路其生平大抵忘國無紀細樣
要說深意遂解色以自謀無已乎豈而得為大丈夫哉成鵬知其
然也固且破其疑而進之曰以君不自非作君亦知望凡之有
所不知而視之而見為異者疑論之而實見為同也即君無是者
鄉者亦復知所者之仗勢不知推而進之而見其分無引而近之
而實見其合也則故為君作事者之術則試與君論為之類而
不見百世上絕絕無其丈夫者固有如彼乎而亦思百世下幸
幸然有丈夫志者復有如我乎誠為我之儕我為後之後數丈
夫當承自知是者有彼而彼不能丈夫之名有我而我亦充副丈夫
之名也而異世同原實其夫相對相當之等而不見夫項間有不
可一世之概概無以丈夫見稱者固有如彼乎而所世天壤間
有所能自安之意帝帝然以丈夫自許者又有如我乎彼尊其以
先聞我乎後之後丈夫絕負非常者我之外有彼而彼非為我
為丈夫彼之外有我而我亦非不得為丈夫也而兩皆是乎
此相待相凡之所則皆謂故之名稱故於是我之名稱故於是乎也
前古人復來者以我說彼則為彼以彼說我亦為彼以丈夫而對
丈夫知彼未必有知於我我亦未必有所於彼也而自中並必無
彼而意中又並必無我乎則皆謂彼虛我之上而復可於為高
我虛彼之下而我並雖與彼共者皆謂對厚彼以人說之則為
彼以彼自視亦為我以丈夫而與丈夫知彼未始有所於我者
未始不可為彼也而意中不必無我而目中又並必有彼乎如曰
我也復謂我不說丈夫也亦謂何我則成鵬之時景公而道一之
說以明即性善之旨亦明

一氣貫穿拳不著

顏淵曰舜　我哉　　欽定書院課　劉貽孫

聖可為者亦可師觀而賢之言而道一益明矣夫淵思聖人而舜則舜某能為也儀述公言而信焉則又誠我師也道一之言又何疑乎且道統傳自陶於一傳於舜再傳於文天下言道者遂謂二聖為不可企及不知舜為亘古所希間千百年竟有見其事而奮然興者文為當時所法間千百年復有聞其言而確然信者其興也直欲上而與古人友其信也益欲進而為聖人徒也吾試為子繹而觀而述顏淵公明儀之言今夫顏淵去舜遠矣公明儀去周公遠去文王則又遠矣天地生生之氣厚於古不薄於今降才者不過數主為隱特斯人之自造帝王位育之經作於前必述於後是古者早已萬修而以明天德之無差顏淵曰予與舜均是人也往古來今之際不特賢繼聖繼聖下愚苟自立且能挽上智而同歸與人特意不有為耳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我周公均受文王也民最物則之任不特父授子子受父方策湖遺規且當奉先聖為模範文王誠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天下有不可法之遺迹斷斷不可必之德業有志者貴自樹立耳使聖人而是難攀跡也何以古大儒賡代汎迹不難與千載前才全德備之人比肩青壤舜文先我而為者不見有舜我師舜文而為者亦非不及所以自為有樂無異釋草之服官禮典書本自法祖之化一思古人而勃興起之志一念古言而深吳合之情等章森觀而何疑於道一也哉千古有不可爭之功名本無不可爭之學問有心者發奮自主耳使復世而果無智哲也何以古君子詩書尚論且欲與三代上繼往開來之聖接隨乾坤于之前有舜文以有為事予先聖舜文之復有我以可師步其後塵所以樂陳謀猷如揮麈陛之旋詩詠儀型上溯周京之化一聞風而因以自勵一聞語而信其非誣並篤奔騏而何疑夫性善也哉

學酬墨飽氣盛言宜非功深養到難緣此境

顏淵曰舜　若是　　安定書院　詹嗣勳

大賢接古聖以自證道不患其不一矣夫曰舜何人予何人顏子將以舜自待也有為者亦若是道安有不一者哉且吾言性善必稱堯舜堯之事敘述而舜何以無為為治者舜固有異於人乎不知聖凡有異名聖凡必無異性惟自盡其性則雖舉人之萬不能及者一為衡量於其間覺其權在我即亦無多讓焉則古語又可述矣昔者顏子知人性之善無不可以有為也於是慨然曰夫性善莫如舜子顏何人而敢以為能若是哉蓋其天資卓越本非庸衆所能舜而陶遠耕稼以求獲能以到苦為心直造文武聖神之域冥冥千古予既望洋而歎矣而舜顏若是其東城清明猶還生安之妙德而納慈寬門而復恬愛以免狼為戒用無見微精一之言絡落心像予亦而質無從矣而舜已若是為呼舜果何人而且能若是舜之有為可知矣則吾且重念夫舜則吾且進念夫予必執不自非薄之說而謂勢華盛業不難復見於今茲予豈能若是設所幸天地生材本無異理舜既不謀其於後予何妨造其於前無遠無近者一己之精心予自事之非舜所能稱權也而有不若是者可慨矣必存高自位置之思而謂推讓為風何不可期諸既近予真能若是哉所幸古今大業總得吾徒予不能禁舜先我而生舜安能禁予復被而起無學問者天下之公物予自取之非舜所能道止也而凡不若是者可勉矣吾於是歎人之推重夫古人而因以自疑若其見為甚左也夫性反之分功即顏分乎難易而舜也三十在位年成四海之休風予也三月不違顏說先聖之有得同堂之學求於異代一善而可擇也吾亦以服之無失者為殊途之同歸而已且歎夫世之求學乎前聖而並以自期者自待為甚薄也夫勇進之辨功即微辨乎復先而舜也好問察言不過為兩端之執予也博文約禮亦嘗為大道之從千載之無成於寸心天下而歸仁也吾亦以為之由己者為成功之一致而已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觀顏子之言道亦安有不一者哉

堅服性善將舜與顏淵身分認清而亦平自出是謂語不離宗

顏淵曰舜　若是　　文鵬集　陳昌

惟道一而賢可希聖廣帝非真不可及也夫舜能有為故成為舜則凡有為者皆若是矣孟子即顏淵之言以證道之一也曰吾為世子道性善而並稱堯舜夫堯與舜保住人成謂堯之復少有若堯之人即舜之復特惡無為舜之人吾則謂堯之復特惡無為堯之人即舜之復少有若舜之人吾則謂堯之復特惡無為堯之人不如下者人也大可特者為也歎能如舜者惟有憂之君子而能為舜者推好學之大賢吾且因成觀之言而進思顏淵顏淵者復舜而生而不以有為業舜者也思舜也為舜自陶漁耕稼何異筆論顏思以勉思為增益之資乃至在位禁庸過鯀流思十六字心傳勿疑從可知曰神曰聖皆此有為之一念所勉而成也顏淵者為仁於視聽動詎且有岳牧臣鄰以發蒙為統業之歌當夫遇欲行之時懷武還三十年有服獨深於以信若思若盛皆此有為之實功以積而進也斯意也顏淵嘗自言之矣曰為國情乎其人耳舜自為舜溫恭允塞德也可非予自為予前復為堅才也延蹟並物若以三代上之人待舜以三代下之人待予人與人兩相戰戰把無可如何之歎然人及視乎所為耳舜一人而好問察邇且大知獨自性生予一人而約禮博文雖不敏尚遵從事者倫既遵舜以為所獨為又謂堅予之為所敢為為與為各自主必無兩不相若之分以有為者之資明以發微也舜本淵哲以著文明予則如愚焉耳然聰明有異而東奏無異有為者以古人之所知論吾人之所知知之既真斯為之不厭為在舜者非於人有所加為在予者豈於人有所損惟稽惟一舜若是以執厥中予亦若是以擇乎中而聰明無關多讓以有為者之必健以敦洪也舜本至誠以成德久于則欲罷為耳然材力有殊而性分無殊有為者以復人之行全前人之行行無止境斯為有進境焉舜能為舜復架乎費外有人予能為予言語文學外有人惟既惟學舜若是以安汝止予亦若是以得所止而材力正有可恐矣然則大禹之風雷即心舜之日月也克陞之明揚即孔門之鼓鑄也未有予先有舜所以開聖域之門也既生舜又生予所以廣復歷之步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斯言也可信道之一矣此吾所以稱堯並稱舜也夫

文思溯堯繼舜以東溫潤西澤

舜何人也　三句　富文集　葉映榴

功可舉而至亦道一之證也夫舜與予均是人也特患其無為耳果能有為焉何不可以若舜哉且世之人輒謂古今人不相及者亦過於自諉耳不知世理之推遷有升降而性天之賦聯無聖凡惟本自強之志以貞不息之功其識徹其力篤斯千古以上有大聖千古以下亦有學聖者吾言道一試更徵諸顏淵之於以為稱古帝舜周大有為之君也予生也晚何若人有抑知往古即來今之繁覩人即觀載之書則試即舜與予而並較之同處鄉黨名教之中舜何以獨異於予予何以大遠於舜則觀舜之所以為舜而予可自思已共居民齊物則之內舜何以獨成其為舜予何以不負其為予則知予之所以為予而舜可企及已是直計舜為何如人哉夫舜無非類是人何以獨至其為人有為焉而已又安問十為何如人哉夫予豈別是一人何難自盡其為人有為者亦若是焉而已方寸昭立起而自書則望古遠非志遊而氣亦機夫舜之與予其間異矣然異其時而無不可同其志未爭勝之念以策遠往之神無異難無苟安且古不朽之修為竭一人不敵之才力以圖之而自辨其域將見舜先予而有為固非有餘予復舜而有為亦非不足也稱神異食用而日新則見智思新心舊而力亦舊夫予之與舜其邈殊矣然殊其遠而究不能異其學換某敢之於以全性分之功無淺當無中止兩間有成之德業精畢生有用之心思以進之而自期其遠將見舜以有為而予之先路予亦以有為而步舜之後塵已則豈非舜能若是哉予豈不能若是哉吾稱神於一樹間諸子而無愧者即質諸舜而亦無疑難恬屬難殷初何當妄希夫淵嘿然有定志斯有定說學舜不能竊絕於舜予亦未嘗遠居於後而舜驅並駕可無優劣之分抑豈特予能若是哉人遂不能若是敬敏志氣於無前予可以自勵者即人亦可以共奮雖風夜匪懈又何敢上擬夫廣廣然有其功斯有其語學舜不必讓善於予予亦未嘗借資於舜而爭長無無自無彼此之別然則人亦勉於有為可矣

善看兩何字則亦若是之神自遠前邪清嬉中復興會淋漓詞華光暢

舜何人也　二句　文鶴集　柏謙

人與人相衡古聖賢不多讓也夫舜亦猶是人耳舜何人予何人此顏子相勸以見志也其言不可述乎且古今有異人乎哉無異人故無異法即無異道也人不知性為何性因不知道為何道則亦未知人為何人也試更證諸顏淵之言淵之言曰聖人者人中之聖而無人外之人也吾乃遡而溯之舉千古以上神靈盡出之人而學之曰舜吾乃反而求之有千古以下所得自主之人而權之曰予夫予非不自量者也予不自量先無以量舜矣予非不知舜者也予惟知舜故益知有予矣人曰舜何人相與之辭也我且易相勗之辭故作等夷之目曰舜何人人曰予何人自卑之意也吾且矯自卑之意為位置之恩曰予何人舜亦人也舜獨為聖人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舜何以得此予亦人也予猶未免為鄉人有己而未克有懼而未復予何以自安得聖人而居之就如目擊如象所謂重華論帝者伊何人兆之復有舜舜之復有無舜夫舜何人而遂為周孔之人也得聖人而師之仰論鑽研鑽研所謂瞻望弗及者伊何人近在尼山而猶遙遙在歷山不史遠即然予何人而遂為自暴之人也人亦不分乎所處飯糠茹草之中居然有舜左筆右書之際何必無予人亦不分乎所遇元德升聞之日舜不加增終身隨卷之餘予豈加損既生舜何生予是天之降才無所和益信天之降衷無所斯也前有舜復有予予不能著舜之先吾而興舜又安能著吾之後彼而起也有為者亦若是顏子之言不可述說

字字稱論層層俱到且夫相摩相勸通人

舜何人也　三句　富文集　葉映榴

功可舉而至亦道一之證也夫舜與予均是人也特患其無為耳果能有為焉何不可以若舜哉且世之人輒謂古今人不相及者亦過於自諉耳不知世理之推遷有升降而性天之賦聯無聖凡惟本自強之志以貞不息之功其識徹其力篤斯千古以上有大聖千古以下亦有學聖者吾言道一試更徵諸顏淵之於以為稱古帝舜周大有為之君也予生也晚何若人有抑知往古即來今之繁覩人即觀載之書則試即舜與予而並較之同處鄉黨名教之中舜何以獨異於予予何以大遠於舜則觀舜之所以為舜而予可自思已共居民齊物則之內舜何以獨成其為舜予何以不負其為予則知予之所以為予而舜可企及已是直計舜為何如人哉夫舜無非類是人何以獨至其為人有為焉而已又安問十為何如人哉夫予豈別是一人何難自盡其為人有為者亦若是焉而已方寸昭立起而自書則望古遠非志遊而氣亦機夫舜之與予其間異矣然異其時而無不可同其志未爭勝之念以策遠往之神無異難無苟安且古不朽之修為竭一人不敵之才力以圖之而自辨其域將見舜先予而有為固非有餘予復舜而有為亦非不足也稱神異食用而日新則見智思新心舊而力亦舊夫予之與舜其邈殊矣然殊其遠而究不能異其學換某敢之於以全性分之功無淺當無中止兩間有成之德業精畢生有用之心思以進之而自期其遠將見舜以有為而予之先路予亦以有為而步舜之後塵已則豈非舜能若是哉予豈不能若是哉吾稱神於一樹間諸子而無愧者即質諸舜而亦無疑難恬屬難殷初何當妄希夫淵嘿然有定志斯有定說學舜不能竊絕於舜予亦未嘗遠居於後而舜驅並駕可無優劣之分抑豈特予能若是哉人遂不能若是敬敏志氣於無前予可以自勵者即人亦可以共奮雖風夜匪懈又何敢上擬夫廣廣然有其功斯有其語學舜不必讓善於予予亦未嘗借資於舜而爭長無無自無彼此之別然

舜何人也　二句　文鶴集　柏謙

人與人相衡古聖賢不多讓也夫舜亦猶是人耳舜何人予何人此顏子相勸以見志也其言不可述乎且古今有異人乎哉無異人故無異法即無異道也人不知性為何性因不知道為何道則亦未知人為何人也試更證諸顏淵之言淵之言曰聖人者人中之聖而無人外之人也吾乃遡而溯之舉千古以上神靈盡出之人而學之曰舜吾乃反而求之有千古以下所得自主之人而權之曰予夫予非不自量者也予不自量先無以量舜矣予非不知舜者也予惟知舜故益知有予矣人曰舜何人相與之辭也我且易相勗之辭故作等夷之目曰舜何人人曰予何人自卑之意也吾且矯自卑之意為位置之恩曰予何人舜亦人也舜獨為聖人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舜何以得此予亦人也予猶未免為鄉人有己而未克有懼而未復予何以自安得聖人而居之就如目擊如象所謂重華論帝者伊何人兆之復有舜舜之復有無舜夫舜何人而遂為周孔之人也得聖人而師之仰論鑽研鑽研所謂瞻望弗及者伊何人近在尼山而猶遙遙在歷山不史遠即然予何人而遂為自暴之人也人亦不分乎所處飯糠茹草之中居然有舜左筆右書之際何必無予人亦不分乎所遇元德升聞之日舜不加增終身隨卷之餘予豈加損既生舜何生予是天之降才無所和益信天之降衷無所斯也前有舜復有予予不能著舜之先吾而興舜又安能著吾之後彼而起也有為者亦若是顏子之言不可述說

字字稱論層層俱到且夫相摩相勸通人

有為者亦　我敬　富文集　張晉昶

若聖者在於為益信聖之必可師矣夫有為若是舜與我無異性也由舜以推之文王我師一言公明儀能無深信之乎從果修為之力特乎己而自智者失之師資之益得乎人而自愚者又失之豈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不以自棄者自其遵往而聖域踴躍天下無不可師之人不以自棄者限其取資而聖言足據則不特賢可希聖聖可永期而先聖復聖之本出一揆者實無人不可以作聖舜非異人顏淵豈大言以欺世哉夫舜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而為人所師者也師之誰何若之而已若之雖何為之而已謂師舜者莫若文王問視即舜像之儀耀然印溫恭之德似也而不必況也誠使發憤自強毅然不變其志則雖文明溫恭本自性生而無人不可企重華之學謂師舜者莫若周公立政即舜敬授之心舜遜即敬授之意似也而不必拘也誠使遵往自勉毅然不阻於因循則知精一無機本無異道而何人不可期五典之懷有為者亦若是顏淵之言可信矣而豈同顏淵言之哉天學聞於己則在為而學取於人則為師以聖之不自聖也道言好學而竭未至善之歸樂取無窮一世仰大同之盛上哲之學問且有德無常師者而況其在因勉之功修也且聖之非一聖也本執中以傳德祇承者夏后洞源若恆性以發敬續服者成湯表正聞知之道緬固有遠相師承者而可推諸歲豐之家學也文王我師周公之言也公明儀以為不我欺不與有為之言相發乎古有非父子之間而亦具有師傳者舜居羽郊惟命獨記成基知授受無成格耶有公之師文王而凡師於周官者雖願之意師於周易者參象之將皆其一脈之傳承也而可師者就非一脈也誠得一大有為者以仰遵鑽研不期以是言為左書哉古亦有毛裏之觀而轉無所師法者舜與人同商均稱稱不能知暴棄所自誤且觀公之師文王而凡師在寡見者稱京多識識師在前弟若沐土成膠間無非一家之作述也而可師者不獨一家也苟得一大有為者以遵鑽研歸何至以斯言為河漢哉天人亦為之而已

左宜右有觀自生光

同文書局印

崇文課藁　祝桂榮

為有不難如古帝者元聖之言蓋可信矣蓋顏淵之道即舜之道有為自可相若也彼周公之師文王儀亦因道之一而歎其言之不欺與且天下大有為之人皆天下善得師之人道不以風氣殊故世有升降道無升降後學與先覺同其功道不以境遇別故人有親疏道無親疏撫代與一家同其理身於有為者立志不能自得師者信古不敢兩賢也而言師一效己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顏淵豈大言以欺人哉蓋顏淵之所自信者在有道而以道自勉者在有為天不生兩舜舜於道獨見為後天既生一予予於道豈見為絕有為者眷與不急知者俛而就思者亦可仰而躋也豈其私淑有心然讀諸古文明之獨追千古之世無舜見道緣不若為舜舜之復有予聞道亦不若因孔消為者迹就無難始則分其流終則亦必合其雜也豈其量尚未得繼遠暴倫明物之遠遇百王有為者亦若是是何也以道之一故也然而前聖之見道者豈獨一舜也蓋然而復聲之體道者豈獨一淵也蓋精一危微之旨學自唐虞而肆演教文至孔則而其文始著則能闡兩大不言之微始能開萬年不易之經博文約禮之傳紹於吾堂而豈多君子聞一淵而不之其人則見為一身示不變之規皆堪為百世立不刊之法文王我師也儀歎周公不我欺一何與顏淵之言復先同於哉且夫聚學者能自立原不特辟雍鐘鼓始勵其修明梗範當前可以彈琴而頌也公以子師文淵源聚學之傳我以臣師君方所朝先朝之藝人謀之鬼病爍若日星而師其躋然徹止可離道以傳其身師其懷保惠鮮可舉道以受其下道無二途斯為皆能為效者三地四公以一己有列聖宏綱而得復穿先我亦以載明寄斯文敬拄而何其面文之親承也哉且大聖德自可追尊豈必如望散事業知由觀見況風藝雜造可以誦詩而知也公師文以治為昔剖巡雲昆鐘之休風我師文以宗周不負亦烏繡衆之雅化文治之光華當留宇宙而師焉而得其大而道之燦著者可明師焉而得其小而道之細微者不墓道無虛設而為實實力故公以師而妄義負而鞭奏十世百世之勳我以師而出身知民亦可數五年七年之效而可缺古人之雜汝也哉何也道一故也

精深通闡博大昌明

金陵書院課　魯世保

魯志於為者可以知其自待矣蓋人各其志惟賴其自為也果能有為何不若舜之有此可以明性善耳且士不幸而生古人後也遥遥千載誰登學堂之堂落落吾徒空發興誤之歎藉傳與嘉懿為千懷約行恨生當晚近不及與古為徒顧猶幸性好之真返之自我苟其不輕於自棄則又未嘗無一二好修者與古人同其清焉所為用自期也今試前望往古而問曰古何人曰有舜往復顧當今而問曰今何人曰有予伍予敢上希夫舜哉然而予則為之矣為才人為學人要不過為性分中之完人千載上有舜千載下何幸有予也為聖人為賢人惟自勉為斯道中之大人予恨不見舜舜猶恨不見予也特惡不能有為而不為是不知性之皆善而且以道決而二之也時與地殊而所為之道無不同德與位判而所為之道無不同言與功異而所為之道又無不同舍自法舜以來至孟軻基之無以通其志風雨失之無以寫其情道脈微微乎陵夷而惟此著鳴之發見統乎聖凡遂不覺戀切纏綿遥情於千古舜不若是無以為舜予不若是即無以為予自命為而自待矣得畢也有可為之性而謂皆之不逮情哉有可為之性而應才之不及忽爾有可為之性而恨力之不勝終國念吾自學舜以來一室幽衾天地覓之以歲月草蘆歌嘯簡舟遺我以曠明道既嚮不昌永平而特念吾氣之衆茶長留今如因不幸復見祖望有聽賞於名山一思夫何以若是人人可為舜人人宜憤其為但援一可以若是人人不盡知舜人人當勉其為立志堅而把負田此最也舜為於前而不能必復人之暗昏以予弱承其緒前不見古人復猶幸見來者操作在自為也建皆有靈恍認我情雖性昏矣舜為於獨而未嘗絕衆人之為善以予遥奉其型學必期三代以上道抵事一息之間取法良善便也性功如一亦自覺事布層雲為此顏淵之復舜以自勵也而尚疑吾性善之說哉

筆情調像跌宕生姿

鄉書集　來鴻瑞

希聖在於有為更可證道一之說矣夫人非在乎有為乎而謂舜之其能若是乎顏子其見於道一之旨歟且天下有不為可企之境其不可企及者心為之耳何則心以廢而境遂孤亦心以昏而境斯錯祇此策勵無前之念遂舉古人運量與一己精神在在有以相及其剩展馬而不留餘力者即其比量焉而不留餘憾者也乎與舜等人耳而謂舜之為舜若是乎之為乎獨不能若是乎夫人特患不能有為耳深山歲月無多聖量擬江河亦惟與鹿豕以相安居處乃百千年文明淵薈獨推元德升聞則知舜之非無所為也獨虛起居有法皇皇勃勃燎火不能莫辛爰以代致修能乃十六字精一危微獨紹伊祁統緒則以舜之實有所為也夫人特患不能有為耳天下有必至之道獨情人之息於力此其所可為者正其所可至者也豪傑負千秋之懷方將復來居上抗前哲以爭聚洋其志以為之雄舉世人所到之處即為吾人所到之處既有予何有舜如胃射馬發吾矢而無不命中也則正堪竭蹶以圖也天下有必爭之界獨任人之庸於取捨其所當為者正其所當爭者也儒生見七尺之軀何敢追邦哲矣讀前人以獨步策其神以為之雄為聖人所止之程尚不敢謂吾人所止之程既有舜即有予如造車馬車諸室而無不合轍也則不難奮賢以前也夫人特患不能有為耳果能有為非若是為己矣情也予得此有為之念不難觀炎堂陛與舜同參道誠耳假令生值中天得以請質周旋道藝於就日瞻雲之地則予之能擇而復能守者亦當與為最稷契逢禮心源亦復何難若是乎今也陵歸茫茫徒使於風微人往之餘遺仰望華地能算計乘空基徒稷如草之風郁無可為提懷歌舞鳳儀之真相見惟何時要惟與義圖頌蓋同此蒼茫耳安必謂先復聖有同投歲幸也予把此有為之志猶得追踪上古與舜相與謳歌耳假令竟安頓處不復要行仰止遥紹天用中執兩之傳則予之見進而不見止者亦將與苗縣來均同甘墓安在其能若是乎今也予懷渺渺猶能記草鳴黃鳥之世上追一代遺塵光與復交處約之即人心道心之幕伐與施惠去樓之即善言善行之精有志事竟成要宜與前復高蹈同此體力耳安必訓古今人不相及哉顏子之言如此不可以證道一之說哉

公明儀曰　我哉

文編纂　高學瀛

信於師古者即信古人之言焉夫公明儀信於師文王者也其引周公之言而信其不欺也不亦宜哉且天下之自安卑近而不敢上法古人者非惟以欺欺我直欲以我欺古人不知後人之法古人亦猶是古人之法古人古人既以古人為可法而又念古人已有先我而法之者遂不禁復其言以明古人之可為我法且幸古人之言之先為我導也而其情乃彌殷矣吾試由成覸顏淵之言而進思之吾人道統之本要必援古人以為步趨之鵠使謂仰鑽瞻自何以風微人猶有曠代相感者歟契其全神古人貫絕之語原不新復人以為規似之資使謂高遠難幾何以片語單詞猶有異量同符者倍深其篤志無他必之於所師而已亦必之於我所師而已古之人有行之者其惟公明儀乎且夫公明儀固必以文王為師而不敢自欺焉者也無論而以韋布之身獨舉一創業垂統之君遂令焉而惟遵修之可至則在我雖堅於自任在人或相而生疑辭若無益其行格而不入也乃不謂篇所著早有示我以成規者則空山孤硎之中已不啻如相告語也已無端而以困勉之資驟舉一編然敬止之主高望焉而謂則效之非難則始念雖可以直龍半途或然於自匪山樣隔荃之思何賴矣自顧予身雖多未逮縱觀厚己切神明中當亦應其竭蹶而不遑也乃不謂先哲所傳早有導吾以先路者則望古遥集之下更不如曾相質厲也已彼周公之言夫亦何患其欺者公明儀乃述文公我師一語而謂其不我欺詎非篤於師古而因以自信也哉亦臨亦保之象雖公已得之目見而我僅得之耳聞然本吾人自強不息之心以歡參諸古則知昔人之仰慕無窮者原非託為虛語也而中懷乃不涉於游移止仁止敬之規雖公已驗諸躬行而我尚懸諸夢想然舉古人潛修有得之語以日誦於前則知吾人之優游可候若無庸自新其途也而方寸乃不獲於衆論公明儀之篤於師古如此世子其亦有意乎

趙以象外得其環中

公明儀曰　我哉

書桂聯芳稿　董惟

以聖繼聖我師之言可信矣夫文王周以堯舜為師也彼師文王之說儀能無述之而以為不欺哉書思中天之際政在即道在而授受者有君臣而倫和之世教隆斯道隆而授受者惟父子故啟後有前人作君無異作師之任承先有令子父教奉為師教之事然異謀略而象賢繼肖溯厥淵源追慕焉而其言益可信已試由成覸顏淵之言而進念公明儀夫公明儀固欲師文王者也謂明德之休無殊懷德文固法乎堯矣今雖往哲云遠而師道猶存直欲以亦步亦趨者隱繼西京之雅化謂鑿恭之美不異溫恭文又法乎舜矣今即古人已測而師承有但何妨以是則是傚者顧追南國之休風然則儀非以文為可師哉然而豈特儀以為可師哉周公亦嘗言之矣儀於是殷然望儀於是穆然思諸易而懷服事之思蒙雖難負會載明夷之卦不以師尊之則事君之道無傳文考有知當亦念公而難慰耳所以文演玉門之策曾得罪於七年公缺東國之節亦徂征於三載五十載小心自矢文劍於前而公因於後新傳而可接也堂構之承直無異門墻之列公言益不啻明告我矣觀禮而念者思之篤問安視膳久傳世子之篇不以師事之則事親之道難聞撫衷自問得毋對文而有愧乎所以文也聽雖遠齋亦肅衣冠而問疾公亦勤龜卜植圭璧以告虞半生來前光欲迎文善其則而公式其型訓誨而躬承也寘衷之紹祖何殊凡扉之說公言又不啻隱諱我矣蓋論其勢文王固為公之君然第外稱處拜而緘然之至德渺渺難傳不芳內守藏規而敬止之精心綿綿可繼則統緒無遠知君道亦參師道也斯言正有為也竊廣世之能自得師者鄉堂思之抑論其情文王又為公之父然第以參諸古則知昔人之仰慕無窮者原非託為虛語也而中懷乃不涉於游移止仁止敬之規雖公已驗諸躬行而我尚懸諸夢想然舉古人潛修有得之語以日誦於前則知吾人之優游可候若無庸自新其途也而方寸乃不獲於衆論公明儀之篤於師古如此世子其亦有意乎

趙以象外得其環中

公明儀曰　我哉

杏桂聯芳稿　董惟

公明儀曰　我哉

文編纂　高學瀛

公明儀曰　我哉

杏桂聯芳稿　董惟

公明儀曰　師也

鍾山書院課　李森

公明儀曰　師也

鍾山書院課　李森

魯賢述師聖之言若不第為言之者述焉夫公明儀而畏文王之不可為也則亦必畏師文者矣乃聞其言而述之殆與覸顏有同志乎且吾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非謂人之無待於文也亦道無常師而已道之所在即師之所在得文王而師之可也即不得文王而得師文者之言傳知文王之可師以為師文王之的亦無不可也此其說吾嘗得諸公明儀矣夫公明儀魯人也去文王遠矣遲思遐慕懷保之休敬止緝熙之學一時復先琉附如華學望歆諸賢亦且駢而都步以為天授非人力況乎儀者居百世之下豈仰高深瞻望弗及惟有一詞莫贊而已乃聞文王我師之說而勃然以興何也蓋人惟於漢不相關之語格焉不入耳若夫詩書所載風雅所歌其與我心有感感者誠誦焉而不盡流連夫儀之知性豈何客道哉而側聞有至善之止而已不釋諸懷矣並有從吾之則而愈不釋諸口矣於是以先得我心之說美斯愛而愛斯傳遂不覺其脫諸口者若代古人大白師承也則性善之相引者然也抑人惟於素不相習之故遇而不存耳若夫宗仰之深步趨之久忽有先導之同轍者毋學道焉而相忘人我夫懷之知道一豈有疑哉而側聞有知道之智則知承先者似此矣並有繼道之功則知開來者亦似此矣於是以合同而化之詞信於今而傳於後遂不覺其述諸口者若與古人並為一談也則道一之相感召者然也夫是以公明儀不敢舉其言之何易不免別其言之所宗亦直渾然曰文王我師也聲靈之驟息遂不可追第近而求之官禮之作在入故府者已嘆其為前人光矣而孰識其淵源不遠乎夫淵源所托儀豈不歎求諸方策之中乃初猶霧而鶩之而擬諸意外旋聞而誌之而得之意中至得之意中而殷然之聲遂已如遇諸編洛之年覩見其先民是程之則而無窮之慨慕已不待其詞之畢也而豈徒為古人測師資也哉勤施之事業猶在人心必上而溯諸儀素之緒其在寡識者鮮不謂其不為謀矣而孰知其心法相沿乎夫心法之學儀豈不夙覺夫統緒之承乃初若塵諸意中以為篤生之必非偶繼若得諸意外以為上聖之亦可希迨得之意外而躍然之意遂如覩聆夫總訓之垂備道其觀法先王之志而怵惕之精神遂已畢見於意言之表矣而豈特為晉人尊師道也哉何則是言也周公之言也觀儀之言亦不讓周公以獨師文王也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文海集　唐　史

道有證於父子述師聖者言可徵矣蓋以文王為父知文王道本堯舜也文王我師能勿徵公明儀之所述乎且自稽謀起而道著君臣作述與而道存父子古今來言道之本性善者堯舜以後莫若文王為顧西岐有至聖思繼序者可接洙泗源而東國有名賢溯遺徽者克尊統緒王道足法而師道相承是前聖之言見即前聖之心見而述前聖之言者其心亦因之俱見吾明道一既引成覩顯淵之言今夫道開自堯舜而遞衍於文王昔者公明儀嘗論聖言而能自得師矣西京之擁鼓猶新佑啟復人文謨實共昭丕顯公明儀因任歌之大獨切道統之垂則率祖攸行能勿於靈水岐山遐思庭訓乘魯之衣冠非藉分封曲阜文子亦輔佐元勳公明儀即開國之隆靜觀承家之沐則聿追來孝自當於雖官請廟倍想前聖曰文王我師也公明儀之所述者言不猶在耳乎論君前臣名之義則文王為君師之者宜稱臣而不宜稱我曰我師有尊而親之意乎故教迪四友我師修和而詰多方化起二南我師雖麟而成官禮蒙君也蒙師奉之公明儀實以象賢繼其心法猶父前子名之分則文王為父師之者當稱子而不當稱我曰我師有親而實尊之思乎故結繩寡凡我師慈而植圭璧衣紹弱弟我師祇遹而編采掌父能也師範承之公明儀欲以無量追厥謀謀雖弔無世子之篇美里演已義之策文王我師人幾疑有異彼之心然而我以為師何容異也止孝彰矣而述孝克繩師其敬即成其德象辭昭矣而文辭論擊師其訓更闡其微即謂聞知師承乎湯始何勳華精一之統我師文王王所以師成湯也遵斯說也凡希聖而勿畏其難者皆師之能至耳誰謂堂構相承不見典型足式歲弓矢藏密蒙之伐王瓚降福祿之祥文王可師人幾難非有為之志然而師仍在我何難為也專征賜矣而東征破斧師其義不惰其勞享祀格矣而宗祀明堂師其備且盡其制縱謂當年師受鑾熊充垂行善攻惡之謀我師文王亦無異師鑾熊也信斯言也凡蓋道而崇登有為者皆師之可及且觀謂質彖克繩不必繼範是道哉儀信周公之言如是人易不由文王以發見於斯乎

文王我師也　二句　　文鶴尊　補鼎言

以聖師聖非一人之私言也夫文國盡人而當師者也周公言之而公明儀信之亦性善之一証與且聖人百世之師也人或寂寞聖人而以為不可師或自絕乎聖人而以為不願師則是古今來惟聖人可以師聖人非聖人即不得師聖人而前聖人之道既苦於莫可繼後聖人之言亦鄙於未可信而抑知不然恐公明儀之意以為我不解人何怪知有我而不以聖人為取法也又不解人何不知有我而甘讓聖人以獨絕也若是者特未嘗奉教於周公也特未嘗奉教於周公而知其所師法之人也公之君文王也古未有臣師其君者益有謀弟頌聖神身有歌祇稱元龜公獨奉君範為師範或且疑一時之忠愛所積而其說為千古所創聞公之父文王也古未有子師其父者朱好僕不傳精一均不肖莫解執中公獨奉嚴父為嚴師或又疑一家之明聖相承而其言非他人所能與然則文為公師而文非盡人能師紹然從止之修惟聖斯能作惟明斯能述非東山之零雨不足繼南國之休風非金縢之藏書不足比玉門之演象聖子固有以希聖父後人何自而法前人也而誰謂公之隱以認我也抑知文為公師而文實盡人可師者我逢士之化所以施諸昔亦以勵諸今思彼美於西方雖不當修禮文於北而詠登於道岸誰不當切仰止於高山景仰緱不必於此興見民應無不於此化也而豈特公之能自得師也然則周公之言豈欺我蓋文之盡君道也在止仁然奉以為君而道僅垂一朝之法守奉以為師而道足示萬世之修能所以勝下有位稱公獨去其小子旦之名而自稱曰我亦以見生民有在我之責備惟有不敢自棄者皆足覆徽柔謙恭之詣也則師文王者先法周公之立意可也文之盡父道也在止慈然奉以為父而道抵傳家學於門庭奉以為師而道遂公儒修於宇宙所以驗君有大義公稱署其拔稷考之猶而奉之曰文王亦以見文王為後世之通稱尚有能知取法者可弗削智愚清濁之質也則師文王者不讓周公以獨美可也儀之信公如此公不作欺人之語我敢為欺世子之論哉

磨磨曲到作法恰合文章纖穠游行自在

文王我師也　　耕心齋遺稿　錢亦昌

以父為師能自得師者也夫師也者師其道也乃聖父如文王非即可以為師乎公明儀故追述之且自稱一危微之心法肇自中天論者謂道統相傳君道也而師道寓焉乃有以君道兼師道者其道尊即有以父道兼師道者其道親試為轉述其語而知庭幃之誥誡無異於面文之楷模也知成覩顏淵之說既足以證道一之旨矣乃進微於公明儀之言何哉誠以道也者待人而行而實主善以為師者也如長之莫若師文王蓋惠鮮懷保不過治昊之鋪敷而溯道法於聞知直合止仁止敬止孝止慈而秩然顏垂其距規則溯源為不可沒也抑徽柔懿恭本禮天資之聖而參道心於帝謨且統亦謀亦保亦式亦入而穆然昭示其模謨而範圍為莫能踰也文王可師夫何待言吾獨不解為是言者何以引而親之曰我師也而公明儀述其言臭想其於寢門規誨之餘獨有以見學問之大而見夫盤遊是戒在傳不憂雖蕭孔昭惟神罔怨實莫之小心有為八歲二號所不能悉答遂不時鄭重相推之意而獨引為師蓋抑其承豐水論謀之後獨有以觀性量之宏而見夫聲色不說上行下效畔援悉收下洽人心疊疊之令聞有為陳詩演易所不及詳者遂不勝步趨思復之情而恪遵為師法顧聞之父曰王芎則師之者宜曰文考而不宜稱之曰文王不知稱之曰文考則取法於一己者其言私稱之曰文王則垂教於萬世者其言公也雖山陬之標蓋而燦然光明無事不遂為綱紀彼大雅之陳詩一則曰文王在上再則曰文王陟降蓋猶是推尊之至意耳抑又聞之父前子名則師之者宜稱之曰某而不宜稱之曰我不知稱之曰某則奉為趨庭之訓者其見隱稱之曰我則探天登岸之原者其量宏也終辟雍之鐘鼓而文明素順罪生可奉為儀型彼金縢之作誥一則曰爾不許我無猶是自任之殷情耳斯言也周公之言也公明儀述之而曰周公豈欺我哉天亦可瞻然於道一之旨矣

鎔經鑄史醇而後肆

今勝絕長 一節

文鶴集 周編

為善者固無小在自庠具疾而已善勝聊小國而可以為善則一也善言其在無能而行之且從事者特有為之主不量國為而量必經此心作惡而國家之惡亂乘之古聖王識覺病之源故敢敢決長相之勢如良醫為論者不察從事小大異然即成就其形噫噫病人者而謙其膏肓未見能療者也善言性善而引三千之事則道無二雖明矣然善觀世行之心有能為為世子何為為為之不可為善能其絕長補短以得五十里也樣以疑取而無樂以陷之則雖終不治聊然無為將安出亦猶為善而已矣今夫善國之道有三曰井田曰世祿曰學校學校遍地可設此不必論獨至井田之治方里而井八家耕之今以五十里計之為井有奇其間山麓澤林山澤丘陵之屬又法什之二而居勝之境者不下數萬夫之家授有限之田其何以濟又況勝雖有國供億繁殖殺軍旅祭祀朝會數大役而餘無幾而更增設世祿坐耗國息且非謀臣策士所不敢贊於其議者或然吾為善之說有曲無徑奏計曰設井田以三十里又曰井田雖稱十十部稱三十里可以耕萬夫而又何疑於五十里乎且地小則民少地大則民多以五十里之勝為人理於地則古有王畿有天下制曰地民當道不先人滿之患矣且漢論戰至於連者之興大國三卿小國二卿而世祿又惟當其事官祿祿樣量以使量地之使何論哉乎提勝為之國之食所暴當置道心之說無不視其為之何如耳不顧道命之篤乎晉殺宣中家為宗所立甘盤惠利是張國有之命矣其先自拔出中家良爾以明治既其言曰若藥瞑眩瘳不瞑眩厥疾弗瘳利勝非為己也使衛安一息護疾之醫失今不治去為長毒難有而勝者或說從而拯手或無則世子當初疑吾言矣決彼疾之由道在明審不達無之效功在有為惟機機久自平也亦當惜哉久自安也疑疾去而治必治必治則政治效成則國治五十里雖小里之法規宗之獨善亦不然周有七年之餘而不采三年之艾以求于善其小何為哉

一難一解世有安識而文章見以道之義為其勝惟情

絕長補短 文鶴集 李坤

即長短以量地夫賢為勝計者深矣夫言地於勝其長短以絕及論於絕而補為五于非深為勝計乎且昔先王分田畫井其長在短國者似亦無容量長而較短矣顧度地以異彼居鄰理可考而為之高此七年之為所以必求三年之艾也非然者雖而不教為惟安而不能為則安為無深治為食難補有謂國之所以為謂謂以為善能者為堪的計為善者之心於勝誠以今之勝非猶是書之勝也而善且為勝計之勝自鄉堂分張是而當也勝礦不教宗盟之善況勝也貴為後勝則復封所及小大自其大成則何難於絕長補短上考中坊之善恢自有鄉鄉勝為善鑑會經國遠多日刷之意在勝也智庶稱良則片壤復存或編尚須夫復計而朝帝特為國興一爵多步之報有長短也不可絕而補之乎閒草味於中天山川水美至平成長而平所後同直說乎東西而辨而農業遠遠方與今而狀法之為也世宇平絕猶是河畔雖沙或尺土以類從當年無地之國而過長短以定惟勝夫猶堪的累無之國管主長於岐邑主宰未定地封建行而井邑或同直號平經遠長而遠近即歸中說今而欲師文王也財貴長正保然無無周禮雖長制微勝猶復歸代言德之制而令長短以絕形勢固不無本末之別無為公而泰詩為峰望泰俗而為保保東為說強侯方域宜闢其長短用本可能為而勝則無難既相也長則經其有餘而量則土地闢可推以論地知制補其不足而月分步驟法可使以開方畫井城即其邦邑而何須乎長之使而何須乎月望之為化鄰深不紀之義長六絕無諸之篇使其世封疆長為宗所立甘盤惠利是張國有之命矣其先自拔出中家良爾以明治既其言曰若藥瞑眩瘳不瞑眩厥疾弗瘳利勝非為己也使衛安一息護疾之醫失今不治去為長毒難有而勝者或說從而拯手或無則世子當初疑吾言矣決彼疾之由道在明審不達無之效功在有為惟機機久自平也亦當惜哉久自安也疑疾去而治必治必治則政治效成則國治五十里雖小里之法規宗之獨善亦不然周有七年之餘而不采三年之艾以求于善其小何為哉

一難一解世有安識而文章見以道之義為其勝惟情

猶可以為 三句

孫嘉淦 程步雲

可善之國在於為不為者在不學安夫國之可善以為之者力也不然而學不學能安能何能學然且為國者值可為之時當勝之為之高此七年之為所以必求三年之艾也非然者雖而不教為惟安而不能為則安為無深治為食難補有謂國之所以為謂謂以為善能者為堪的計為善者之心於勝誠以今之人而安於卑近者終至不可救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勝之國為已深矣鄰封建為自外侵邦本為援為內作故國日削民由積弱而且自使為衛安無而為猶可望厚也即必有所以也則廣其善而已矣即其為而已矣國治為猶可振國見猶可安推其善以行之以地善能以事善機善而之變苦口之利也而為弱之為可以扶國脈猶可治國醫猶可強國體猶可推公其善以出之以立善政以成善教時之先覺救世之良醫也而深痼之病可以發國可以善即為可以學矣雖然疾期其學而學者學無國家之學積之事竟存以之急論救世之當急即之時英主必以為力扶持者調陰陽而和氣脈治血之用當深徹腑髓雖雖治故世事當者是之會英雄必以為時補救者消蹤盡而絕意意其學也惟其善也惟其善也惟其治之期能也雖然而學不試為不會為為不信為不為為為